

悲歡因緣

謝曼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64B



香豔武俠  
長篇小說

# 悲歡因緣

張恨水著

## 第二十五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且說這月娥與小梅不啻同胞姊妹。自從邢夫人搬來。這日就聽得王公對夫人說。我們東邊房子。如今又搬了一個江南秀才來住了。年少多才。又好個品貌。只有母子二人。說起來到是個名門舊族。他祖父曾做過九江太守。他父親也是個一榜間壁。邢義弟兄是他祖父的老管家。如今因避當道仇家。搬到這裏來暫住。到是嚴先生來說的。王夫人道。嚴先生肯與他來說。一定是個好秀才了。這村裏都是些務農人家。搬個斯文人來住也好。當時小梅在傍聽說了。因想



起當日父親曾對我說。我姑娘嫁在江南邢家。他公公做過九江太守。却不知這家姓甚麼。因此就留心打聽過了一日。聽得王公要請新搬來的邢秀才賞荷花。小梅聽得。暗喜道。果然姓邢。卻是姑娘的兒子無疑了。且待他來時。看他是個怎樣的人物。且那嚴先生從不輕與人往來的。如今肯與他相交。必定是個高尚的人了。及到請邢公子。這日小梅留心窺看。卻只有二十以來年紀。丰神俊雅。氣宇不凡。虎步龍行。必然顯達。且見他印堂上黃光紫氣交聚。發跡也就不遠。心頭暗喜。已是念念不忘。因想必得見了姑娘。方好相認。且不可造次說破。又過了一日。聽得王公與夫人商量。要請邢夫人來坐。將來你們母女們也好往來。小梅聽了。正中心懷。不想王夫人道。這兩日天氣暑熱得緊。等涼快些請罷。因此將這事暫且放下。且說邢公





子自搬到此間。又雇了一個老媽子做飯。邢忠仍在這邊料理。邢我的女兒端姐。又常在這邊陪伴。邢夫人習學針指。邢公子且夕無非吟哦誦讀。以消長日。到日落時。或在後門外散步柳塘。或到嚴先生家閒談今古。一日早晨方盥洗畢。王進士着家人來相請說話。邢公子即便服而往。進得門來。王進士笑迎道。今日得了一個的信。特與邢兄道喜。那侯巡按已是內轉離任去了。邢兄可放心。料理科舉之事。邢公子道。不知老先生此信從何得來。王進士道。昨日有友人從南畿到來。是親知灼見的。并說近日海寇汪直徐海勾連倭奴。從江淮甯沿海地方分道入寇。勢甚猖獗。蘇松嘉湖處處戒嚴。詔用鑒察御史吳宗憲。巡撫浙直。又命工部尚書趙文華。巡視江淮各處。招募武勇甚緊。邢公子因說起當日與章陶聚會緣由。他二位武勇絕

第二十五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四



倫皆可稱當世英傑。只可惜章公懶於仕進。陶兄丁艱在籍。王進士道。果是英雄。必不終於埋沒。談論移時。王進士就留住。用過了早飯。因說道。我兄可與令堂老夫人。先說一聲。改一日。賤內要奉請過來。看荷花。千萬不要見却。邢公子道。老母已說過。只爲天氣炎暑。還不曾過來。奉拜太太。待少涼些。一定要過來拜見。說畢。就起身告辭。回來。卽與母親說知。打點上南直銷假。邢夫人道。你如今去考。却在那裏住好。邢公子道。母親放心。此番去。不是徐老師那邊。便在姑母那裏居住。邢夫人道。你可帶兩疋繭綢去。送與姑娘。再送徐老師那邊。兩疋。不過略表表意兒。當下母子商定。擇於六月二十四日起身。先往辭別了王進士。嚴先生。他兩家俱治酒餞行。王進士又送了四兩程儀。邢公子璧謝不依。只得領謝了。此時邢忠身體已健。定要跟隨。



前去。邢夫人道：也得個老成人同去甚好。邢忠又吩咐邢義常過這邊來照料。因此主僕二人打點行李，至期拜辭母親，坐船前往。且按下不提。却說邢夫人自到此間，頗覺幽閒清淨。這日天氣甚熱，到下午後，開出後門來納涼，觀看湖中荷菱，正觀玩間，只聽那邊王進士家後門開響，裏面先走出一個丫頭來，看見了邢夫人，卽轉身到門口，說了一聲：大約是說間壁邢太太也在這裏乘涼，只聽得裏邊笑語之聲。却是王夫人同着兩個女兒出來。這邊邢夫人就迎將過來，却是初見，不曾認識。因問那丫頭道：這位可就是王太太麼？丫頭道：正是。王夫人便笑道：原來邢太太也在這裏乘涼，彼此萬福了。邢夫人見兩個美貌女子，年紀不相上下，一般打扮，因問王夫人道：這兩位可就是小姐麼？王夫人道：正是小女。邢夫人道：好兩位姑娘，當下



都與邢夫人萬福了。王夫人道：妾身原要敬請太太到舍下少敘。只爲天氣炎熱，待到秋涼些相請，不想今日到先得相會。且請到舍下拜茶。邢夫人也道：老身到這裏小兒屢屢在府上叨擾，又承夫人的厚貺，早要過來奉拜太太，也爲暑熱恐驚動，不便今朝却是幸會。王夫人定要請邢夫人到家。因道：小園就在後面池內蓮花頗盛，開請太太到裏邊少坐待茶。邢夫人道：又不曾專誠來拜得太太，不好輕自到府吵擾。王夫人道：太太說那裏話。這邊是個湖套內，並無往來之人。今日見過，便好時常往來。太太也免得寂寞。一面就相讓進門。邢夫人見裏邊又是一帶花牆，側首一重小牆門進去，便是花園。四下樹木垂陰，山石疊翠。有幾處亭樹樓臺，轉過一個山洞，却是一座水亭，四圍都有一箭寬的池面，從湖中放進來的活水裏面荷花正



盛亭面前培出一條柳堤。當中一座小小石橋。大家讓邢夫人一同到亭子上來。邢夫人與他母女們重見過了禮。便都倚欄而坐。王夫人即吩咐丫頭取茶。此時小梅注意看邢夫人舉止。有大家風範。聽說話帶些山東語音。面貌又與父親相像。知是姑娘無疑。便覺盈盈欲淚。因王夫人在前。一時不便開口動問。只見王夫人道。前日聽得家相公說府上的仇家已去。大相公此番鄉試。必然高發的了。邢夫人道。小兒年輕。只恐才學疎淺。幸得在這裏。正好請王大人朝夕指教。王夫人道。只是太太過謙。家相公會對妾身說。大相公是才貌兼全的。不知曾對了親麼。邢夫人道。小兒自十六歲進了學。就有幾處說親的。都求卜不起。後來爲了這個對頭。就遠離鄉井。不覺又過了三個年頭。因此還蹉跎不就。王夫人道。太太今年高壽。跟前可有姑



第二十五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八

娘。邢夫人道。老身今年四十六歲。只有這個小兒。因問王太太。貴庚。有幾位相公。王夫人道。妾身今年四十四歲。只爲命薄。有一個小子。招不住。到五歲上。出花兒沒了。如今跟前。只算有這兩個小女。邢夫人道。好兩位姑娘。真個如花似玉。王夫人道。不瞞太太說。因指小梅道。這個小女兒。是螟蛉的。他原籍山東。祖父曾做西刑廳。父親是個秀才。因父母俱亡。被難到此。家相公就承繼做了女兒。他兩姊妹。倒情投意合。一步也不離開。邢夫人聽了此言。口裏答應。這也難得。心裏却想起在章家時。曾說我姪女。叫做小梅。實在浙江的一個新進士家。今又說他是山東人。祖父曾做江西刑廳。莫非正是小梅。因急問小梅道。小姐的本姓。甚。是山東那一府縣人。小梅見問。止不住。淚如雨落。哽咽答道。本姓何。是兗州府沂水縣人。邢夫人驚問。你家



在城在鄉。小梅道：在鄉。邢夫人大驚道：你莫不是北門外尙義村何芝玉的女兒小梅麼？小梅大哭道：你果然是我的親姑娘了。說罷，哭拜在地。邢夫人此時也顧不得王夫人，便過來一把拉起，口叫親兒，抱頭大哭。當時王夫人見他姑姪相認，十分驚異，感嘆道：這真真是天假相逢，又想幸喜我不曾將他輕待了。因見他姑姪女傷悲不止，上前勸道：這是太太姑姪相逢，一樁天大的喜事，且免傷悲。邢夫人收淚道：老身淚出痛腸，多有得罪。小梅起來，重又拜見姑母。邢夫人對夫人道：老身今日不誠，明日還要專誠拜謝。王夫人道：豈敢明日也要與太太道喜。前者實是不知，還要太太涵容。邢夫人道：太太說那裏話。他若不是在太太這裏，承太太的撫養，小姐的見愛，莫說今日不能相見，還不知流落到怎樣了。這裏兩位夫人說話之間，道



些丫頭僕婦。早將此事報知主人王公聽了道。有這等巧合之事。甚是驚嘆不已。因吩咐丫頭請邢太太到內堂相見了。頭們到花園傳命。邢夫人道。老身急欲親自拜謝你老爺。只是今日隨身便服。不敢請見。明日一早再專誠過來拜謝罷。王夫人笑道。太太不是這等說。令姪女與小女是姊妹。妾身本不敢高扳。如今與太太是親家了。今日家相公請見過以後。便好作親戚往來。就不用避嫌了。一邊說着。就邀邢夫人出了花園。又轉過一個院子。另是一重牆門。進來便是五間大樓房。到正中這間。王夫人遜邢夫人上坐。少刻王進士衣冠進來。邢夫人即起身道。今日愧不專誠。大人休怪。姪女蒙大人思撫。小兒又屢次叨擾。并承厚賜。老身感戴不盡。說着就拜下去。王公連稱不敢。也跪下回拜。邢夫人四拜起來道。姪女若不是在。大人這裏。





蒙恩以骨肉相待。如何得有此日。老身與他父親。是同胞姊弟。前年到山東避禍。不想他父親。已是去世。遭族叔將家產敗盡。落後將他賣身。不想到是他的造化。不但老身終身感激。就是亡弟九泉之下。也當啣感不盡。王公道。日前雖與令公。相聚數次。却並不曾提起。太太家中之事。因此不知。如今令姪女。已拜繼與我。明日叫小女。也拜繼與太太。便成了真親家。却好作親戚往來。那夫人道。只恐仰扳不起。王夫人便道。以後彼此再莫說客話了。王公道。今日天已傍晚。可留住太太。不必回去。一來姑姪們。正好敘敘話。二來明日。就叫女兒拜繼了太太。省得改日。又是一番舉動。那邊叫丫頭過去。說一聲。不必等候。若是無人。就叫丫頭在那邊。倍老媽子過宿。與太太鎖好。那上房門就是了。我在外邊去料理。明日之事。又吩咐丫頭僕婦們。



收拾酒碟。在上房款待說畢。隨時就往外邊去了。邢夫人因對王夫人道。老身今日且過去料理料理。明日自當一早過來。王夫人笑道。我曉得姆姆要回去備辦。與乾女兒的東西。可是麼。如今日子正長。何必在此一時當下。卽取了一把大鎖。交與一個老管家婆。叫過去與太太鎖好了。上房就在那邊陪老媽子過夜。明早回來。那僕婦應着去了。這裏丫頭們擺上酒碟。王夫人遜邢夫人坐了客位。自己對面姊妹兩個。在上橫頭並擺坐了。王夫人親奉了一杯道。今日草草杯盤。姆姆不要見怪。邢夫人道。一來便要叨擾。當下王夫人母女殷勤相勸。十分親熱。飲酒中間。姑姪二人。敘起家常舊話。悲喜交集。小梅道。前日聽得姑娘搬到這裏。說是江南邢姓祖公會做九江太守。姪女就猜是姑娘。只是不曾見面。不好說得。今日見了姑娘。帶些山



東語音。又與父親面貌相似。不想果是姑娘。王夫人道。既如此。何不  
早與我說知。月娥道。妹妹到與我說過。只爲總要請姆姆過來賞荷  
花。待到見面時。問了的確。再拜認。不想今日無意中。先拜認了。母女  
四人說說笑笑。直飲到二更時分。酒罷後。夜氣清涼。兩姊妹就請邢  
夫人。在自己房裏安歇。王夫人也一同送到女兒房裏來。又坐了一  
回。夜已深了。王夫人道。了安置。自回房安歇。他姊妹原有兩張牀。因  
讓邢夫人獨自睡了一張牀。他姊妹兩個一牀同睡。邢夫人見他兩  
姊妹十分親熱。心中甚歡喜。因想起當日雪姐曾對我說。那陶老封  
君有言說。他的婚姻不宜預占。有妨親疎。這句話莫非姪女與兒子  
也有姻緣之分。想他孤了一身。若得在我身傍做了媳婦。到省得日  
後兩處掛念。雪姐日後果是姻緣。他兩個都一般兒溫柔。和婉。就在



一處。也是過得來的。思前想後了一回。也就睡熟去了。却說邢夫人次日。黑早先自起來。小梅道。姑姑還好再睡睡。起得太早了。邢夫人道。今日他兩公婆。要將小姐承繼與我。必要見禮。我穿着這夏布裙衫。如何使得。須得回去換了衣服來纔好。爲此起得早些。免得驚動他們。此時月娥已醒。便道。娘不用去取。我有一套新做的紗衣服。叫裁縫略做得長了些。只怕娘到穿得着。待我取他來。與娘試試看。一面就起來穿衣。邢夫人道。你新做的衣服。不用穿污了你的。月娥道。不妨。娘若穿得着。只顧穿一面說話。一面纏足。下來穿了裙衫。開箱取出那一套新衣服來。卻是一件佛青官紗披風。一件松花色官紗襯衫。一條水合色官紗裙子。月娥抖開披在邢夫人身上。穿了一穿。卻甚相稱。邢夫人道。不要污了你的。月娥笑道。娘只顧穿污了。也不



值多少。正說時。王夫人叫丫頭。又送了一套衣服過來。說是與邢太太穿的。邢夫人道。多謝你太太費心。月娥道。你放下就是了。月娥看了看。卻是一件元青紗披風。絳紗衫。天藍衫裙。又一件天青亮紗披風。因對邢夫人道。這衣服。雖都還是新的。娘只穿我這套未上身的。好當下叫丫頭取了臉水來。大家梳頭。洗臉方畢。王夫人笑進來道。媽媽起得好早。邢夫人道。天氣暴熱。到是早些起來清爽。又要親母費心。送衣服來。月娥道。娘一早起來。要回去換衣服。我說前日新做的。這套衣服。略做長了些。拏出來與娘試穿了。穿到正合式。王夫人道。是呀。若姆姆穿得着。就送與姆姆穿了。也是女孩兒的孝敬。邢夫人道。我還沒有在姑娘面上。盡一點情分。王夫人道。姆姆只顧穿就是了。說笑了一回。丫頭請吃早點心。王夫人就叫端到這裏來吃。却



第二十五回 去炎威故里訪親知 納清涼異鄉逢骨肉 一六

是四盤蒸糕粉團。捲酥果餡。四盞雀舌芽茶。母女們正用過點心。外邊王公叫管家進來。問太太們。若用過點心。趁早涼請到廳上見禮。當下兩姊妹。打扮得花嬌柳媚。一同出到廳堂。見銀臺煥燭。寶鼎焚香。堂懸紅綵。地襯氈氍。王公冠帶整齊。邢夫人先與王公夫婦道謝。見畢禮。兩夫婦就請邢夫人上坐。叫月娥拜繼王夫人。在上面立受了兩禮。卽來扶起王夫人攔住。一定叫行了個全體。邢夫人又與他兩夫婦謝過道。一時備不及禮。只好改日補送罷。王夫人道。姆姆不要費心。他還不曾有甚麼孝敬著哩。當下小梅又與繼父母拜喜。又拜了姑娘。然後兩姊妹交拜禮畢。王公對夫人道。房中暑熱。竟不如請親母到花園竹廳內坐。那邊又涼快。又好賞荷花。王夫人就讓邢夫人。大家一同到花園中來。早飯後。四處遊玩。但見蟾鳴高樹。魚戲



清漣鳥語。林端花香。几席母女。四人賞玩。了一回。便一同到荷亭上來。倚欄而坐。邢夫人因說起雪姐還魂的這樁事來。王夫人道。只說這還魂的事。是戲文裏做出來的。那裏曉得果真有這般的奇事。兩小姐聽邢夫人說出雪姐許多好處。恨不得即見一面纔好。午間就在竹廳上設席。母女們殷勤勸酒。歡敘了一日。席罷後。已是日西。邢夫人要辭了回家。王夫人母女堅執不放道。姆姆過去。獨是一個也覺冷靜。如今大相公不在。只要把前門關了。從後門往來。甚便。這裏並沒有閑雜歹人。姆姆放心。常住在這邊。也不妨。邢夫人道。承親母不棄。只不要把我當客待纔好。王夫人道。是呀。姆姆也莫怪簡慢。因此邢夫人就住下了。從此以後。母女們無日不相往來。大約邢夫人在這邊住的日子居多。此話暫歇。且說邢公子。主僕二人到了南直。



先尋了一個寓所住下。及到自家門口。見房屋仍然封鎖。那鄰佑人家。見了邢公子。都歡喜道。公子去了許久。如今回來。正好進鄉場。今科必然高發。邢公子道謝。遂逐家拜望。內中有一個老者道。如今老太太可康健麼。邢公子道。多謝垂問。託福安康。老者道。上年有一個過路的江西相公。到這裏來訪問。見房屋封鎖。他憤憤而去。這房屋本縣太爺奉上司所委。沒奈何到來封鎖。後來催賣了幾回。也沒人敢買。那侯巡按離任時。也不暇提起。這事大相公何不去見見本縣太爺。開了鎖。仍舊搬回來住。何妨。邢公子道。承老丈關切。但既經封鎖。此人還在縣裏。也不便擅端。只好從緩商酌。承高鄰們關愛。當下謝別了鄰里。一竟進城。往儒學來拜徐老師。一來拜謝。二來銷假。欲知邢公子。見了老師。有何分教。以及鄉場。能否高中。且聽下回分講。



## 第二十六回

贛書生僥倖中試、

真鐵口直言談相

却說邢公子。拜見老師。一路到得衙署門斗。卽忙通報。徐老師聽得邢公子到來。三步做兩步。迎將出來。拉着手道。賢契一別三年。老夫時常記念。如今可會同老母回來麼。一面問話。已到了書房。邢公子叩謝畢。坐下。因說自同家母到東省。不料家母舅已故。家業蕩然。因在一章舍親家住下。不覺三個年頭。竟不知南邊信息。夏初同老母回來。在揚州遇見了老僕的兄弟。前來報信。纔知道這邊的情節。那時候公未去。只得同老母。又往湖州暫住。如今得了侯公去信。纔敢回來銷假。老師道。鄉場在卽。我甚是盼望。你來得正好。竟在我這裏住罷。邢公子道。承老師見愛。但恐這邊朋友往來。未免不便。門生且





在鄭表弟家暫住。徐老師道：他家住也好，只是這個馱子。自你去後，一發馱得不像樣子了。吃了酒，當衆大罵。侯巡按勸也勸他不住。你來了。他到還肯聽你的話。如今你且在此少住幾天。正要與你敘敘契闊。因問你行李在那裏。我叫人去取。邢公子道：無多行李。叫老僕在城外暫住。待門生自去取來。徐老師道：不必。只要說明寓處。叫人去取來就是了。遂叫了一個門斗，說明寓處。前去搬取。他師生兩人在衙齋便飯。敘說三年之事。一時要難以盡言。午後，門斗搬了行李到來。邢忠與鄭師爺磕了頭。就叫在後邊吃晚飯。問師生飲酒談心。直到夜深方睡。次日，邢公子取了兩疋繭綢，送了老師。因稟過要往各朋友處拜望。且說這鄭琨與邢公子是親姑表弟兄。家道卻稱小康。爲人樸實。言語蘊拙。無文。只帶幾分馱氣。作文魯鈍。多虧邢公子指



點十六歲上同進了學。因此最敬重邢公子。這些學中朋友見他憨拙。凡事哄騙他。他卻信以爲真。如到考前。朋友們把一個從不出的題目騙他道。打聽得學臺。今年要出這個題目。你可留心。他便信以爲實。把這個題目日日摹擬。了一篇篇文章。要邢公子刪改好了。牢牢記誦。誰知進場去。恰恰出了這個題目。他反取在五名前頭。甚是感激。這些朋友都以爲奇事。人們取了他一個渾名。叫做靠天田。惟有邢公子。不但不戲謔他。反敬愛他。事事與他周旋。自從邢秀到山東去了。他弄得手足無措。終日在家裏納悶。嘴裏不住的罵侯子傑。害了他鄭婆婆。只有這一個兒子。十分寵愛。卻與邢公子同年。只小月分。上年已與他完了姻。他娘子。和氏。甚是賢能。兩口兒。也十分恩愛。他娘子初時。見他的憨樣。勸了幾回。見勸不轉。也便隨他。後來見慣。



的了。就不以爲怪。往往有那好頑的朋友到家。故意挑逗。他說得高興。連閨房裏事。都說將出來。他娘子私下埋怨他道。你也豈得不像樣子。這是甚麼話。也對著朋友們說。他笑道。精扯淡。夫妻朋友都在五倫裏的。夫妻們的事。又是當官的。誰人沒有說說。怕怎的。他娘子氣得慌。瞪了他兩眼。他只是憨笑而已。後來他娘子見有他朋友來。便留心觀聽。見那志誠厚道。斯文端正的。便許他往來。有那遊戲三昧。輕佻薄劣的。便不許他往來。這豈公子卻好也聽了娘子的話。凡是輕薄的到來。便口也不開。茶也不留。那朋友見他有些古怪。偏要再三盤詰。他是甚麼緣故。問得他著了急。他便直說將出來。我娘子說你輕薄。叫我不與你往來。因此有幾個輕挑的朋友。自覺無趣。到漸漸的疎遠去了。凡是斯文端正的。到來和氏娘子。便叫他留茶。



留飯談詩論文。十分親熱。因此到長了許多學問。這日正在門口閑站。看見邢公子到來。喜極了。他卻不迎上前來。反急轉身往家裏飛跑。大叫母親。邢家哥哥來了。快些叫媳婦打扮了出來拜見。一面叫着。一面復翻身跑將出來。正迎着邢公子進門。笑道。賢弟見了我。爲何反跑了進來。鄭琨笑得話也說不出一句。直至笑定了。纔道。我的哥哥。我如今娶了弟媳婦了。方纔看見了你。連忙通知他。叫他好打扮了出來拜你。邢公子笑道。原來兄弟恭喜了。愚兄失禮。還不曾吃你的喜酒。說話時。鄭婆婆已同着媳婦出來。邢公子先拜見了姑娘。這鄭琨卻笑個不住。自己且不與哥子見禮。只叫娘子與大伯磕頭。口裏還囁嚅道。叫你粧扮粧扮。怎的就這般出來了。和氏娘子也不理他。端端正正朝上拜了四拜。邢公子平還了禮。鄭琨纔與表兄拜



畢。一同到內室來坐下。鄭婆婆道：你兄弟自你去了，竟像發狂的一般。走頭無路。去年與他完娶了，幸虧媳婦賢能，他纔略改了些。因想念你，半夜裏常發起夢顛來，驚得人，了不得。如今你母親住在那裏，身子可康健？邢公子因將別來之事，一一說知，喜得個鄭琨，只是手舞足蹈，說何不同舅母搬到這裏來住。又道：哥哥不要住在學裏，那個老人家，有些古板，拘束得慌，快些搬到這裏來。我叫你弟媳婦好生做茶飯請你。鄭婆婆道：你看他還是這樣發戾。邢公子道：兄弟本質如此，一些無假，其實可敬。當下鄭琨叫娘子快些做起早飯來。邢公子道：我已在老師那邊吃了。今日還要往各處去拜望拜望。至明日到這裏來吃晚飯。鄭琨道：如此說，哥哥去走一轉，到這裏來吃午飯。邢秀道：今日老師已是費心，端正約定去吃午飯，不好辭得。明日



一准過來。鄭琨道：你不要哄我。明日若不來，我自己到學裏去請你。把行李都搬了來，在這裏住好。鄭婆婆也道：姪兒在學裏住，豈不叫人笑話我。邢秀公子道：姪兒原要搬來，只爲老師再三留住，不好遽然辭他。今日有事稟知，明日一定搬來。說畢，就起身出來。鄭琨又再三叮囑。邢公子應諾，遂往各處去走了一轉。午間回學，蔣姑母相留之事，說知徐老師道：這是親親之誼，搬去也好。幸喜不遠，好常到這裏來走走。邢公子道：門生自當常來領教。當午設席相待，師生們直敘談到晚。過了一宿，次日一早，邢秀才纔起來。鄭琨已到學裏，便跑進書房來，逼着邢公子起身。及老師出來，他只作了一個揖，話也說不出一句，只瞪着眼呆看。邢公子徐老師見他這個光景，笑道：你想是一早來請他，且在我這裏吃了早飯，同去便了。鄭琨聽了這句話。



纔笑了一聲道。老師說得是。當下邢公子收拾行李。叫邢忠覓人挑着先走一步。他師生三人同吃了早飯。又坐了一回。鄭琨幾次丟眉擠眼。催着叫走。徐老師笑對邢秀。他這個樣子。只恐你不去。不要急壞他。我們改日再叙罷。邢秀就只得告辭。與鄭琨一路回來。於路道。兄弟爲何如此性急。鄭琨道。我若不發急。他還不放你哩。兩弟兄說着話。已是到家。此時尙在三伏之內。天氣正熱。他書房是個泥地南邊地方。未免有些潮濕。鄭琨却自己早起身了。一大盆本炭。放了一把蒼朮芸香在內。關上了門。那木炭漸漸旺將起來。烘得裏面如火炕一般。炎熱滿室。都是煙氣。關住。他回來一開門。煙氣外衝。邢秀吃了一驚。看內面時。却是一大盆炭火。已待燒完。邢秀道。這事如何。鄭琨連忙抬頭道。不要響。是我早上起來瞞着他們。升了這盆炭火。把





他烘烘燥。哥哥這裏住。不受潮濕氣。邢公子道。兄弟也有不慮了。因  
卽叫邢忠同他小廝客兒。快將火盆扛出。將放門大開。窗出煙火之  
氣。鄭琨一直拉邢秀到上房門間內來坐下。此時他婆媳正在廚房  
收拾午間餚飯。鄭琨自己去取茶來吃。邢秀道。兄弟近日文思如何。  
鄭琨笑道。不瞞哥哥說。比從前熟滑了好些。邢秀道。這是用了苦功。  
文思日進。所以下筆敏捷了。鄭琨笑道。哥哥猜得也着。却是虧了你  
弟婦的教道。邢秀驚問道。原來弟婦是個才女。鄭琨搖頭道。甚麼才  
女。他又一字不識。全不在行。偏要我一日做一篇文章。又不會出題。  
拏了一本書。指着那一句。就要做那一篇。還恐我騙了他。在題目文  
章上。都記了上號。說遇了通人。還要對問。及做完了。又要朗朗念與  
他聽。若做不完。就不許我進房睡覺。比宗師還利害。邢秀笑道。原來



如此他弟兄在上房說話。不防大娘子有心在窗外聽了個明白。轉身來告與婆婆。鄭婆婆笑道。這是他第一個心上敬愛的人。又是骨肉至親。比不得外人。隨他說罷了。當時同着媳婦走來。邢秀與姑娘作了揖。大娘子也萬福過。就進裏間去了。邢秀道。兄弟可把近日窗稿與我一看。這話纔說罷。大娘子在裏邊聽見。想道。正不知他平日做的是些甚麼好與不好。又沒處去對問。今聽見邢公子要看他的文章。連忙捧了一大卷出來。放在棹上道。正要請伯伯看看。不知做的是些甚麼。邢公子隨手取了一篇看時。題目是柴也愚。參也魯。由也知。通篇看了。雖是平鋪直叙。文理卻還清通。又看了一篇。是經題。女曰雞鳴也。頗平順。因道。兄弟近日文章。果然比前清一再二多。若再加琢磨。便可馳騁文場了。鄭婆婆也喜道。如今得姪兒在這裏指



教他就好了。大娘子聽得說他文章比前更好了。方知平日不是哄他。心下也十分歡喜。鄭珉見表兄稱贊他文章比前好了。就拍着大娘子的肩頭道。你平日不信。今日如何。大娘子看他又發起歡來。就轉身往廚房去了。鄭珉當下立逼着表兄。與他改了這兩篇文章。已是晌午時候。婆媳兩個在廚房收拾端正。叫容兒就端在上房吃飯。邢秀道。我同兄弟在外邊去吃。這裏好讓姑姑弟婦在此。鄭珉道。沒得說。大家一同吃吃就是了。那裏燒桌兩席。邢秀道。姑姑却不妨。弟婦如何好同桌。鄭珉道。這樣說。且待吾們吃過了。他再吃罷。邢秀道。在此日子正長。却不是常便。兩個正在分說。鄭婆婆走來道。姪兒就在這裏吃。我們還未吃哩。邢秀見姑娘說了。只得坐下。容兒斟上酒來。鄭珉酒量原好。又見了邢公子。心下十分歡喜。一面說笑。只顧大



杯子吃起來。邢秀道：「我們且吃了飯，到晚間月明下，和兄弟暢飲，何如此時？恐怕有朋友來會，吃得臉紅紅的，不像意。」鄭琨道：「哥哥說得是。」因此兩弟兄吃完飯，就到外邊書房裏來。邢公子取出兩疋繭綢，遞與表弟道：「這是你舅母在山東帶來的。這紫色的，姑姑們好做兩件衫子。這本色的，兄弟好做件襯衣。」鄭琨笑道：「舅母老遠帶來，一定要收的。」就捧了進來道：「這是舅母送的。」交與母親收了。邢公子自搬到此，每日有朋友來回看，也有請接風的，到忙了十來日，纔得清靜。看看場期不遠，大家打點精神赴試。邢公子搬在姑娘家居住，他表弟夫妻兩口十分恭敬。過了十餘日，早又是中元佳節。這日是報恩寺的蘭盆勝會，弟兄要同去遊玩。一早起來盥洗，吃了點心，就同出門到得寺中，大殿上起建水陸道場，香氣紛紜，遊人如海。弟兄們



四下觀玩了一回。已是早飯時候。就回到一個潔淨麵館中。吃了麵出來。復去塔上遊了一回。無非一片繁華熱鬧。邢秀道。我們到個清淨些的所在。去坐坐。避過了午間烈日。回去。不要在這裏挨擠。甚覺無趣。鄭珉道。前日有人說。水月庵裏。來了個江西星相先生。如神仙一般的準驗。我自哥哥來了。不曾去得。今日吾們同去。試他一試。看他如何。邢秀道甚好。兩人一徑行來。也有一里多路。却是個僻靜去處。來到菴前。見庵門外。有個招帖。上寫着江西真鐵口星相無差。前看菴門。果然好座幽閒靜室。正中供着一尊彌勒古佛。背後是韋馱尊者。第二層。便是正殿。上供一尊如來佛祖。東邊一座小門。進來另是三間小殿。供着普門大士。側首朝東。三間客座。門上貼着真鐵口寓此的條子。弟兄二個。緩步進來。只見那個先生。六十上下年紀。鬚



髮斑白。骨格清癯。坐在一把交椅上打盹。聽得脚步之聲。睜眼見有客來。便起身拱手道。二位何來。鄭珉道。特來尋你。看看星相。你且看我兩個。今科中不中。邢秀忙接口道。聞得先生星相如神。特來請教。這先生道。且請坐。待獻過茶再談。因叫童兒不應。這先生尋到後邊來。原來在廚房裏睡覺。因叫醒來道。外邊有客。還不起來烹茶。那童子纔呵呵欠欠的起來。灌水生火。這先生出來道。今日是報恩寺的大會。這裏住持都去赴會去了。因此無人。實是有罪。邢公子道。吾們也從會上到來。請問先生星相。二人何者爲先。先生道。二者原可並參。如今先看了尊相。再看五星。必有相合。因請邢公子對着亮光端坐。這先生存神注目。細看了一回。道。尊相也不須細講。三台高聳。五獄豐隆。眉秀春山。目澄秋水。鼻直口方。神清氣旺。是生成大貴之相。



所欠髮脊不齊。早年恐其失怙。庫倉略陷。青春微有坎坷。却都逢凶化吉。無妨於事。一交眉運。官祿榮陞。前程遠大。壽延可至。期頤子息。盡皆玉樹。富貴二字。已是分定。目下印堂黃朗。光潤。恭喜也不遠了。再請把八字一推。邢公子即寫出自己八字。那先生仔細推詳了一回道。却又作怪。論功名。應從科甲得來。但這官祿宮中。又變出稀奇品格。偏不由科甲出身。但文昌高映。奎璧相繼。總不由正途。却勝於科甲。論爵位。當居極品。又喜武曲臨宮。官職必兼文武。却是一位大人。失敬失敬。邢公子道。豈敢過望。因爲這雪姐。這椿心事。又問婚姻。不知幾時可就。這先生又推算了一算道。紅鸞發動。天喜照臨。婚姻不遠。九十月間。必然見喜。但這貴造中。尊夫人却不止一位。據理收來。當有三位。却又都是賢能內助。都可同諧到老。真是難得。只是命



中有小耗作祟。常爲小人所忌。總無妨大局。不足介意。在下是以理直談。不是虛譽。日後應驗。當領重酬。邢公子道。再煩與舍親相一相。這時鄭珉聽他兩個說話。呆呆坐定不動。及說與他看相。纔道。別的多不管他。你只相我。今科中與不中。這先生笑了一笑。請他坐正。定睛細看了一回。道。這位却也是個貴相。雙眉聳秀。少年可取功名。兩目定光。到老總無危險。雖帶幾分拙直。却存一片慈祥。壽過古稀子。有三四。再請寫出八字一推。鄭珉笑道。我却忘記了。你只算我是五月十五丑時生的。就是了。先生笑道。貴庚幾何。邢公子道。與我是同年的。這先生推算了一回道。這貴造也。應少年尅父。最喜金水相生。當得一賢內助。終身受益不淺。論功名。今年正值文昌相照。這舉人是穩穩的了。但只可一榜出仕。亦不過六七品之間。却喜貴星坐落。





命宮。一生多得真人扶持。到老風光。並無坎坷。可喜可喜。鄭琨聽得歡喜。把雙手在桌上一拍道。我若中了。謝你五兩銀子。先生道。五兩也不多。中了不要翻悔。鄭琨道。吾從來不說謊。中了包管送來。今日却不曾帶來。莫怪莫怪。不知相家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講。



第二十六回 賴書生饒倅中試 眞鉄口直言談相



## 第二十七回

違聖諱主考難決

送銀兩歎氣復發

却說鄭琨對真鐵口相家。可是一味歎贛。邢公子便搶着道。今日却是偶然到此。不曾多備。先生莫嫌輕褻。因取了一兩銀子。送與先生。道。改日再得請教。先生道。明日高發了。還要領重酬哩。又留吃了一道茶。邢公子起身告辭。這先生直送出山門而別。此時也是未末申初時候。兩弟兄取路回來。鄭琨道。這個相面先生說得到也不錯。只是說哥哥不從正途出身。這是胡說了。邢秀道。星相之言。未可全信。且自由他能了。兩人於路說話。回到家時。腹中已飢。鄭琨即叫娘子。快些收拾飯吃。大娘子道。已端正現成的。鄭婆婆道。然兩弟兄在那裏吃的早飯。鄭琨即將遊玩看相的事。與母親說了一遍。道。我今科



中了。應許送他五兩銀子。只是他說哥哥不從科甲出身。真是放屁。胡說了。當即擺上飯來。兩弟兄用畢。鄭琨又對娘說。這相士說哥哥日後官居極品。又有三個賢慧嫂嫂。同諧到老。鄭婆婆道。但願你哥哥做了大官。你便有倚傍了。邢秀道。星相的話。那裏當得真的。這邊姑姪弟兄們閒話。且表過不提。却說這年南直正考官。欽點了翰林院侍讀學士汪耀辰。副考官是禮科掌印給事中顧其章。都已進了貢院。至八月裏。這通省秀才聚集省會。把各處寓所都住滿了。到了初七日。這監臨就是操江程公。副監場是布政司叅政陸文山。按察副使高兆麟。率同內外簾官入闈。甚是熱鬧。初八日五鼓。衆秀才按冊點名進院。却好鄭琨正與邢秀聯着號房。喜得他心癢難爬。等得題目到手。誰不用心做文。這鄭琨起了正稿。就拏來叫邢秀刪改。邢



秀就先與他改好。教他用心。謄正。然後自己謄畢。果然字字珠璣。行錦繡。三人早早交了卷子。頭牌放出。三場考畢。也是鄭琨的造化。總與邢秀同號。不離。回家歡天喜地。對母親及娘子說道。我今科一定中了。恰恰三場。總與哥哥在一處。他與我把文章都改得好了。不怕他不中。鄭婆婆道。或者是你的造化。也不可知。不然。怎麼三場恰恰都在一處。只是你果然中了。怎麼報答他。鄭琨道。他是個不望報的。只願與他一同中了就好。同他進京會試。若我中。他不中。我也會不成試了。且不說母子們閒話。却說這邢公子的卷子。正落在江浦縣成公的房裏。見了這本卷子。成公大加稱賞。以爲合場無出其右。因特特把這卷子。親自薦到大主考面前。道。簾官得一卷奇文。真是連城之璧。請大人垂鑑。這汪公接來。細細觀看。看到中間。連稱可惜。



可惜成公問道。却是爲何。汪公指着道。這一句。竟重犯了聖諱。如何使得。下面的就不看了。成公道。這是他疎忽。却與正文無碍。還求大人通篇一看。汪公只得通卷看回。道。好一卷文章。稍犯了聖諱。只好有屈他了。成公見汪公有些執意。又把卷子送到副主考顧公這邊來。道。有一卷奇文。請教大人。不知可擬元否。顧公笑道。想經你的採擇。定然不差的。接過來。纔看起。腹內便稱贊果是奇才。及看到這一句。道。可惜。悞犯了聖諱。却還有可恕。及通卷看完。贊不絕口。道。這卷文章。雖有此微瑕。卽不擬元。亦當置之三四之間。成公道。大人不取便罷。若取了。必得擬元。置之三四。到反屈了他了。顧公道。汪公可曾見來。成公因爲汪公爲此執意不取的話。對顧公說了。顧公道。待我去與他相商。成公道。人才難得。豈可輕棄。還求大人一力成全。當下



顧公擎着這本卷子。來見汪公道。這本卷子。成縣令薦將上來。論文。章實可掄元。但中間有這犯諱字樣。或置之五名之內。也可。若因此而棄實爲可惜。汪公道。這犯聖諱。是一件大不敬之事。如何使得。只恨他自己忽略。也怪不得人了。顧公道。此卷通篇堂皇正大。置之榜首。誰曰不宜。雖有此悞。却與文章無碍。若必見棄。恐人才難得。況得此奇才。豈可當面錯過。汪公道。這事弟實不敢專主。若老道長必欲中他。萬一觸怒聖心。弟却擔當不起。顧公道。弟也是爲人才起見。並非私意。若果有不虞之事。弟當獨任其咎。這時大監臨程公到來。見兩主考各執一見。因道。二位大人。且不須爭執。待弟看一看。這篇文章。果是如何。顧公因將這卷子遞與程公道。都臺巨眼。必有定論。原來程公是鼎甲出身。高才博學。將這五經大字。通卷細看。只顧點頭稱。



贊道。的是仙才。及看完了道。二公不須爭執。弟到有個愚見。不知可  
否。二公同問都臺高見。若何。程公道。此卷中又使不得不中。也使不  
得。依弟愚見。不若將此卷聯名具奏。此中情節。進呈御覽。中與不中。  
一聽聖裁。如何。汪顧二公齊稱甚善。當下即將此卷另外封置。及擬  
子俱不如此卷之美。到放榜之日。榜後另簽一條標着。天字第三十  
三號。生員邢秀。五經文家取足額。看那十名前的卷俱佳。惟卷中悞  
犯聖諱。不便中式。特將此卷進呈。恭候御覽。欽奪。這榜文一出。萬人  
擁看。這日他表弟兄兩個。也在看榜。却擁擠不上。耳邊只聽得看過  
的人說。這到是件從來沒有的事。一個秀才的卷子。竟得進呈御覽。  
邢公子正待動問。却撞見個同學的朋友道。邢兄恭喜你的卷子。犯  
了聖諱。主考不敢中式。竟進呈御覽了。邢公子却竟一時想不起。這






犯諱的字樣。心上游移道。若進呈了御覽。不知將來如何發落。因想起真鐵口所說。不由科甲出身的緣故。或者這裏邊。到有個好處。此時鄭琨却挨進去觀看。見自己高高中了第二十四名。喜得沒法。也不往後看去。竟擠了出來。尋着那公子道。兄弟中了二十四名。怎麼反不見哥哥的名字在前頭。那公子道。你且再去看那榜末。貼出的就是我。鄭琨果然復翻身進去。看那榜末。另簽出的這一條。上如此如此。鄭琨哈哈大笑道。好靈驗的算命先生。果然有這等的奇事。因挨出來道。哥哥。我們回去。你的卷子。進了御覽。只怕比這中子的還強十倍哩。那真鐵口。真是神仙。斷得一些不差。當下一同回到家中。見大門上插着一面紅旗。許多報子在廳上吵鬧。見他弟兄回來。便問那一位是新貴人。那公子道。這位就是大家一齊磕頭道。老爺



高中巍科。要求重重的賞賜。鄭琨却白瞪了眼。說不出一句話來。邢公子道。衆位且請少坐。因拉了鄭琨進來。對姑姑道。這報喜人。酌量賞他多少。鄭婆婆道。悉憑姪兒這樣處分。邢秀道。少了拏不出手。先與他八兩銀子。格外二兩代飯。看他如何再處。鄭婆婆道。姪兒說得是。因取了一個銀包出來。邢秀秤了大小兩封。將封套裝好。拏出來道。本當留衆位吃鍾酒。因一時措辦不及。折送二金。這是菲儀。八兩幸勿嫌輕。這些報子七張八嘴。那裏肯依道。府上是個大家。這點東西。如何拏得出手。隨邢公子分說。那裏肯聽。後來直添到了十六兩。纔作謝散了。鄭琨道。那算命先生。果然算得不差。這五兩銀子。一定要送他的。鄭婆婆道。却有屈了你哥哥。鄭琨道。娘還不知哥哥的文章做得甚好。只爲悞犯聖諱。主考不敢中。竟進呈去了。還要聽候聖



旨只怕明朝比中舉還要高得多哩。那相士說。哥哥不由科甲出身。當初我甚惱他。不想如今果然應驗。將來哥哥只怕竟做了官。也不可知。鄭婆婆道。原來如此。如今姪兒該怎樣料理。邢秀道。這事也不用料理。只好靜聽旨意。將來或者做倖得邀聖恩。許我與舉人一同會試。也不可知。且與表弟料理做衣巾。叅主考謝房師會同年。領鹿鳴宴。祭祖拜客。請酒整整忙了半個多月。纔得完結。邢公子就要告辭回家。一家兒再四苦留。邢秀道。一者恐老母記念。二者旨意下來。還得兩月。這裏等候。反恐多事。我已託徐老師。他說一有封信。揣差報我兄弟也。與我留心打聽。倘有好音。還要到這裏來料理。鄭現見留不住。與母親娘子相商。哥哥一定要去。我們如何謝他。娘子道。若說謝他甚麼。他是斷不收的。不如買幾套好緞子的裙裁料。再買兩



件緞子料。兩件綾襯袍料。只說是母親送他。娘兒兩個的。他便不好收。格外再送一個盤纏。或者肯收。也不可知。鄭婆婆道。你說得真有理。鄭琨道。這盤纏到他起身時。我暗地放在他包裹裏。不叫他知道。待送他上了船。再與他說。怕他不收。鄭婆婆笑道。這到是你的見識。鄭琨有了主意。即日同了容兒。去買辦了回來。共用了三十多兩銀子。又格外封了二十四兩銀子盤纏。先一日擺酒餞行。鄭婆婆就將緞子裁料。交與邢秀道。這是送你母親的。兩套裙襖。與你的兩套袍料。回去上覆你母親。務必請他來盤桓幾時。邢秀因是姑娘送的。不敢推辭。只得拜受。因道。姪兒在這裏攪吵日久。選要哥哥費心。大娘子道。伯伯到家。拜上始始。務必請他老人家來。待我們孝敬他幾時。邢公子道。回去自當稟知。此時鄭琨聽他們說話。只呆呆坐着。兩



眼紅紅的。只要掉下淚來。邢秀道。兄弟不須傷別。倘若僥倖。有個好音。明年就好同你進京會試。鄭琨也不聲不响。只是點頭。當晚娘兒們說着話。直到半夜纔歇。次日一早起來。打疊行李。鄭琨悄悄把這盤纏裝入包袱內。連邢忠也不知道。又因邢忠幫忙多日。給了三兩銀子。邢忠裏外磕頭謝了。當下大娘子已將早飯收拾停當。兩弟兄一面吃飯。一面叫容兒去雇兩頂轎子。又與邢忠雇了一個驢兒。此時飯已用畢。抱包袱放在轎內。行李雇人挑着。邢公子拜辭起來。婆媳同送至大門。看他弟兄上了轎。纔轉身。鄭琨直送表兄到水西門外。看雇了一隻小小座船。把行李包袱都搬到船上。鄭琨兩淚交流。道。哥哥幾時再來。邢公子見了。心上也十分不捨道。兄弟不須煩惱。你只與我在徐老師那邊打聽。倘有信息。卽崙差人來通知。我卽到



來相會。鄭琨道：我早晚只在學中打聽。一有信息，我便親自來報你。只是哥哥與舅娘還是搬到這裏來住的好。邢秀道：當回去與母親商量。當下就要開船，只得分手。鄭琨上了岸，纔說道：包袱內有個東西。西哥哥打開看看，不要丟掉了。邢公子再要問時，鄭琨已忽忽上轎去了。邢公子這邊亦已開船，因見表弟說話有因，隨問邢忠把包袱打開看一看，不知是甚麼東西在內。及打開看時，却是一個銀包。約莫有二十多兩。邢忠道：怪道早辰大相公在裏邊與太太說話時，節老奴從外面進來，見鄭大相公在房裏摸索，原來是暗放在裏邊。邢公子道：他惟恐送我不收，故爾如此。且到再來時，回他的情罷。主僕二人只一日來到京口，換了小船，日夜兼行，不及三日，已到家中。拜過了老母，因說起考場之事。邢夫人道：這裏已傳言得都知道了。



璧王親家說。這是從來未有的事。將來只怕到有好處。也不可。知。邢秀因問。爲何母親稱起他親家來。邢夫人道。你却不知。有這樣奇巧的事。原來你何家表妹當日却正賣在他家。因將相會認親。拜繼之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他母女們十分親熱。你表妹自到他家。他女兒問起他的緣由。知是官宦人家。當時就與他父母說知。王公就承繼他做了女兒。他兩個成了姊妹。十分親愛。王夫人也把他當親女兒一般看待。你表妹今年已十七歲了。比唐小姐小一歲。兩個一般生得標緻。如今時常往來不斷。邢公子聽了大喜道。原來有這等合巧的事。若不是搬到此間。如何得遇。真個是天假相逢。如今既成了親戚。明日去拜王公。便當行叔姪之禮。纔是。邢夫人道。承他十分關切。你明日請見他夫人。竟稱他嫡母。他女兒既拜繼了我。也是妹子。都



好見面的了。那公子又將姑姑送物致意，并要請母親去的話說了一遍。那夫人道：「承他好意，且再商量。如今你的姑姑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可康健麼？」那公子道：「姑姑甚是強健，見了兒去，十分歡喜。表弟上年已完了姻，到好個賢能娘子，家中全仗他主持，被弟也虧得他長了許多學問。」那夫人笑道：「這是怎麼說？」那公子因將每日要他做文一篇，又不許他與輕薄人往來，今科恰恰三場，都與兒同在一號，與他刪改刪改，他到得中了二十四名舉人，姑娘與他夫妻感激不盡。回來時一家苦苦相留，不放。表弟私下又包了二十四兩銀子，暗放在包裹內，不叫我。知道直到了船，纔與我說知，實難爲他這一番親親之意。」那夫人道：「他如今諒來不大歡了。」那公子笑道：「虧得弟婦管束比前略好了些。」那夫人聽了這話，心下未免辛酸道：「你姑





姑有了這個賢能媳婦。兒子又中了舉。他却正好享福了。只是你如今也正當婚娶之時。雖有雪姐。這段姻緣。但如今天涯海角。不知何日纔得成就。這是預定不來的。況且那陶老封君。原說他不宜預占。有妨親疎。須待數年之後。方得成就。這話必定有因。如今我身傍無人。你出了門。早晚獨手獨脚。走前無後。真是不便。這親事也再遲不去了。我如今已有個主意在此。你明日見過了表妹。再作商量。那公子見母親如此說。也就不再言。母子們說話時。天色已晚。吃畢晚飯。在家堂前點了香燭。又說了一回在省城的話。那公子候母親睡了。纔回書房安歇。因想母親方纔所說。必有心在表妹身上。但雪姐這段姻緣。如何拋撇得下。又想起真鐵口之言。却果有應驗。但不知這表妹德容如何。明日且見了。再作道理。一宿無話。次日早起盥洗畢。



第二十七回 遠聖諱主考難決 送錄兩獸氣復發

一六

整理衣巾。先到嚴先生家來。欲知嚴公子婚姻肯否。應允且聽下回分講。



## 第二十八回

邢公子親上對親

唐小姐喜中添喜

却說邢公子到嚴先生家來。嚴先生一見便道。昨晚已知邢兄回家。我正要過去道喜。反承先施。邢公子拜揖就坐。因說起科場之事。道。晚生一時疎忽。誤犯了聖諱。後來打聽房師。是江浦縣成公。把卷子特薦上去。兩主考各執一見。主意不決。却是操江程公的主裁。竟把卷子進呈御覽。不知將來作何發落。想聖度汪洋。未必以此爲罪。嚴先生道。這件是件稀少之事。皇上必不肯因微瑕而棄大才。算來在閏十月半邊。便有分曉。又道如今令堂又得認了令表妹。唐公的令愛。又拜繼子令堂。却成了親戚了。邢公子道。昨日家母說及實承唐公盛德不淺。嚴先生道。諒邢兄還不會到那邊去。我且不留坐待見。



過了唐公。我們明日再慢慢相叙。邢公子因卽辭了嚴先生。就到唐進士家來。唐公先已知道。却在門首等候。見了邢公子。便道恭喜。邢兄回來了。邢公子道。昨日家母已與小姪說知。老叔不當如此相稱了。昨因小姪到家已晚。不便過來。舍表妹極承恩撫。況已拜在膝下。就是至親一般。如何使得客套。唐公笑道。只是未免有僭。當時一同到了廳堂。邢公子卽以子姪禮拜見道。今日拜過。名分就定了。唐公謙遜不過。却受了半禮。邢公子因請拜見嬸母。唐公先令老家人進去傳說。略坐了一回。裏邊出來丫頭相請。唐公就引着邢公子進來。到了後堂。見唐夫人站在右邊。下首兩位小姐。隨在背後。邢公子道。小姪初次拜見。還請嬸母上坐。唐夫人笑道。豈敢。大相公只是常禮罷。唐公道。旣成親戚。不必客套。竟轉這邊受了半禮罷。邢公子再拜。



後唐公卽來扶起。然後兩姊妹就在下邊平拜見了。邢公子見兩小姐一般如花似玉。因問不知那一位是表妹。唐夫人指着下首的道。這個就是邢公子道。表妹得嫡母撫育成。人存歿均感不盡。唐夫人道。只是從前不知。多有得罪處。因留邢公子坐下吃茶。唐夫人仍在右邊與兩個女兒一帶坐下。邢公子只得告坐在左邊坐下。却正與小梅對面。唐公到只好背面相陪。因叙起科場之事。唐公道。賢姪此番竟得名聞天下。勝如中式。大約閏十月內就有好音。邢公子道。正不知聖意如何。唐公道。當今求賢若渴。必不肯因小誤而棄大才。我算定八九是准與舉人一同會試。賢姪正可因此成名。叙話移時。丫頭們送過了兩道茶。邢公子起身告辭出來。唐夫人道。我已吩咐廚房收拾。留大相公用了早飯去。唐公道。善好。因此同到書房。唐公因



說賢姪的功名。是在掌握之中的了。但如今正當婚娶之時。此事也再蹉跎不得。邢公子道。從前也有幾家說過。都不相合。後因同老母前往山東。這三年之內。也無暇及此事。唐公道。以賢姪的才品。必要德容俱備的纔好相配。但往他處相求。一時也難於成就。將來功名到手。雖不恐無貴戚相扳。但非親知灼見。終不放心。如今令堂身邊。又無人侍奉。斷不可再遲。你表妹既拜繼於我。我就可以爲他主持。況且他年已及笄。德容俱備。與其另爲擇壻。不如親上加親。賢姪回去。卽與令堂說知。諒令堂亦必樂從。況且又可諸般從省。又可指日完娶。令堂身傍。有一侍奉之人。賢姪出門。也得放心。豈不是十全其美。邢公子道。承老叔至戚相關。回去卽當稟知老母。當下吃畢早飯。就告辭回來。將相見情節。并唐公的說話。一一稟知母親。邢夫人道。



我久有此心。到承唐親家。先爲道及。如今你已見過表妹。諒來放心。但唐夫人面前。我前未提起。如今却是他的女兒。我明日還須自去當面求親。纔是道理。再他的姑娘。前日拜繼於我。還不曾有一些禮物送他。明日將你買來這四疋色綾。揀兩疋鮮明些的。再配上姑姑送我的。那天青緞襖。玉蘭緞裙。送了他姑娘也罷。邢公子道。只恐太輕了些。邢夫人道。他們到不在乎此。只要禮到就是了。再這婚姻大事。雖只當面充許。愛親結親。畢竟要請二位月老主持。如今只有嚴老先生。年高有德。夫婦齊眉。竟請他兩老爲媒。甚好。他家老太太大娘子。我明日還要請他過來坐坐。邢公子道。母親所見極是。當下母子商量已定。次日早飯後。邢夫人將這四疋綾緞。用毡包包好。叫老媽子從後門送去。先通知一聲。我隨後就過去。且說唐公。昨日自邢



公子轉身後。隨將這覲而許親之事。與夫人說知。夫人道。我已有心。他們姑娘姪女。做了婆媳。更加親熟。又省得我們另外擇婿。這是兩全其美的事。這老夫妻說話時。他兩姊妹。却都在面前。在小梅原是意中之事。也不足爲喜。月娥聽了。這話頗覺面容慘戚。小梅會意。略坐了一回。就拉了月娥一同回到自己房裏來道。姐姐不須憂戚。你我情同骨肉。你的心事。我豈不知。當日姐姐曾說要與我同堂一室。不忍相離。我就說恐人事不齊。今日不想先有此舉。但我非無心之人。姐姐的恩義。生死不敢相忘。只要姐姐耐心。三年之內。小妹必然與你遂此初意。總然小妹先過門去。必當將此情告知姑姑母子。小妹當虛正席以待。必不教姐姐有離羣之怨。我看郎君印堂紫氣交騰。黃光明潤。功名未有限量。也非小妹一人可以端居。只怕還不





止你我二人總在三年內必有應驗。不知姐姐能耐心否。月娥聽說至此不覺轉愁爲喜道。妹妹果然算計得定。莫說三年。卽十年亦當相待。但只恐父親另有他議。却當如何。小梅道。這件事不是小妹誇口。實是算得穩。拏得定。如今姐姐面上氣色未開。喜期尙早。三年之約實可踐言。姐姐不必過慮。月娥道。只恐妹妹到那時不能踐言。小梅對天盟誓道。我若負今日之言。當遭神誅鬼殛。月娥連忙與小梅掩口道。妹妹何必立此大誓。今日之言。我當刻骨銘心。只是如今忽然分拆。怎不動情。小梅笑道。如今相離不遠咫尺。朝夕皆可見面。只怕不久還有遠別。月娥驚問道。妹妹何故說此。小梅道。我昨日見父親面色官祿驛馬已動。不久定有喜報。母親與姐姐必有遠行。月娥道。父親卽去做官。我與母親不去如何。小娥道。恐事有定數。不能不



第二十八回 邢公子親上對親 唐小姐喜中添喜

八

去。姐姐亦不必以此爲慮。凡事只恐情意不堅。便有更變。如你我生死一心。雖隔千里。亦與在目前一般。終當會合。何必傷情。月娥見小梅說得如此真切。纔把愁腸放下。一心忍耐。次早見老媽子送禮過來。說太太隨後就到。他母女們都歡歡喜喜。迎將出來。小梅悄地取笑。月娥道。這是我姑姑來與你下定了。月娥啐了一聲。大家接着。邢夫人唐夫人先道。女孩兒還不會孝敬得乾娘。到反要乾娘費心。邢夫人道。這是小兒從南省帶回來的菲薄之物。不要見笑。一面說話。就同到上房來。月娥又過來拜謝了。唐夫人道。昨日大相公回去。必定與姆姆說知了。邢夫人道。正是小兒極承親家與嬸嬸的過愛。因指小梅道。他如今却是嬸嬸的女兒。比不得在何氏門中。老身應當過來。親自相求。唐夫人笑道。吾們因愛結親。一概客套俱要丟掉。如



今大相公也。正當婚娶之時。姆姆身邊。又無人侍奉。不如與他們早畢了姻。也完了我們一樁心事。只是匆促之間。粧奩未曾置備。只好過後。慢慢補送。邢夫人道。老身那邊禮數。也恐一時不周。還要親家原諒。今承俯允。就要拜煩。嚴老相公爲媒。擇了吉日。行茶禮過來。唐夫人道。這月老是少不得的。請他夫婦兩位老人家爲媒。甚好。當日母女們。說話留過了午飯。纔回。這日午後。從唐家回來。與公子說道。承唐夫人美意。到催我們早些擇日。你明日就可去拜請。嚴老先生爲媒。再說我要請他老太太娘子過來坐坐。看他肯來不肯來。邢公子應諾。次日早晨。整頓衣服。就到嚴先生家來。邢公子未及開口。嚴先生笑道。邢兄今日早來。一定是要我做個現成的月老。可是麼。邢公子笑道。老先生何以預知。嚴先生道。昨日唐公在這裏說及我。



道。這一件極是美的事。正當玉成。照此舉算來。其便宜有五。第一。彼此親知。灼見。不須打聽。第二。姑娘做了婆媳。不比生人。分外親熱。第三。相愛結親。一切禮文。俱可從省。第四。一邊省得。另爲擇壻。一邊省得。另爲求婚。第五。姑娘姪女。省得日後兩地掛懷。豈不是五便。王峯只須擇吉過禮。僕自當効此執柯之勞。邢公子道。既承老先生概允。還要奉屈一敘。嚴先生道。這可不必從俗。竟到過禮。這日早晨。在邢兄那邊。午間在唐公這邊。豈不一舉兩便。邢公子道家母還要請老太太少夫人過去一叙。不知可肯賜光。特着晚生先來拜達。嚴先生道。老妻也是要過去拜識。令堂不如到了吉日。過去道喜吃喜酒罷。邢公子道。到那日另當敬請。嚴先生因取過通書一看。道。這月二十八日。是個天喜月德。正好過禮。閏十月初三日。却是不將吉日合巹。



最好竟定了不必改移。邢公子道：只恐時日太促。料理不及。嚴先生道：尙隔着十二三天。也不爲急促了。況諸事從簡。有甚麼料理不來。明日我過去先與唐公說知。總是兩邊一概皆從省。竟不必游移了。又坐談了一回。邢公子告辭回來。與母親說知。邢夫人道：他老人家雖此說。我們還該請一請的。爲是明日你備一副全帖。請嚴先生再備兩副我的帖子。請他婆媳也盡我們的禮數了。母子相商已定。次日卽叫邢忠送帖過去。嚴先生看了道：我已與你大相公當面說過。何必又多此禮。邢忠道：這是家太太多的主意。說本要先過來承拜。這裏老太太又恐反爲驚動。明日這椿喜事。那邊並無一位內客。還要敬煩老相公同太太作雙壽星。因此先請過去敘敘。以後便常好相見。若老太太不允。家太太說還要親自過來拜請。嚴先生道：既是你



第二十八回 邢公子親上對親 唐小姐喜中添喜

一二

家太太這番盛意。只須內邊一席。叫他婆媳過去領情。我只到過禮。這日去叨擾。明日不必多費。我也不寫辭帖。就將原帖拜上。你相公說。我心領就是了。不必再勞你往返。邢忠知嚴先生是說一不二的。也不再言。因只將兩個邢夫人柬帖。留下回來。說知邢夫人道。他老人家。既如此說。就不須再請。後日只打轎去。請他婆媳兩位就是了。因叫邢忠明日定下廚子。買辦食物。諸凡必須豐盛。當日邢夫人便親自過去。面請唐夫人母女。唐夫人道。女兒本該過去奉陪。嚴太太因房裏無人。叫他同妹子在家裏罷。我去相擾就是了。因說那嚴太太做人最好。雖然是七十來歲的人。却康健得緊。眼也不花。耳也不聾。就只掉了幾個牙齒。今年新年裏。在這裏會過。直到如今了。他家大娘子。見我們也親熱得緊。生得個好模樣。跟前有個六七歲的學。



生甚是聰明乖巧。如今跟着他爺爺在學裏讀書。從不見他到外邊來。頑耍。大家坐話許久。邢夫人纔辭了回來。這日邢義夫妻都過來帮忙。料理早飯後。先請了唐夫人過來。然後打轎去請嚴太太婆媳。到來都迎接到上房。一同見過了禮。坐下吃茶。邢夫人見嚴太太鶴髮童顏。精神康健。大娘子明秀豐勻。態度閒雅。茶罷後。邢夫人道。早該過去拜見老太太。只爲小兒未回家中。無人不曾去得。今朝有屈光降簡慢處。還要老太太涵容。嚴太太道。說那裏話。老身也應上了年紀。不大出門。唐太太那裏新年裏拜年去了一次。也直到如今心裏也正想要會會。昨日承太太這裏相邀。只是反來叨擾不當。如今大相公在家。何不請來見見。邢夫人道。小兒自當進來叩見。少刻邢公子整衣進來。一一拜見過。卽往書房去了。嚴太太道。好一位才貌。



兼全的郎君正好配那位齊整小姐。因對唐夫人道。恭喜你得這一位佳婿。也不枉了拜繼一場。你們兩親家母。也是天緣福湊。難得遇合在一處的。如今又是親上加親。真是天大喜事。前日老身聽見了。歡喜不盡。這樣巧合的姻緣。實是難得。兩夫人齊道。這都是邀老太太的福庇。邢夫人因問大娘娘。爲甚麼不同了。小相公來。嚴大娘子道。小孩子頑劣得緊。因在書房內。不叫他。知道。邢夫人道。這也難得。多有六七歲的小學生。一刻也還離不得娘哩。大家說說笑笑。叙到晌午時候。邢義媳婦來請上席。邢夫人就相邀。同往外邊客位裏來。嚴太太見桌面朝南。繫着紅錦桌圍。因道。這樣坐法。到覺不安。不如把桌面東西相向。我們四面坐開。到好。邢夫人道。只恐不恭。嚴太太道。從此以後。再休客套。因叫邢義媳婦與老媽子。將桌面掉轉去了。





錦圍。邢夫人道。恭敬不如從命。因舉杯先遜嚴太太坐了首席。唐夫人對面。嚴大娘子。因婆婆在座。與邢夫人上下橫坐了。邢夫人親遞。過了三過酒。邢義媳婦與老媽子往來斟酒上菜。唐夫人就叫跟來的丫頭相幫端盤。邢夫人道。不好勞客。唐夫人道。一家人使喚。何妨。媽媽這邊無人。且叫他在這裏伺候幾時。邢夫人道。改日謝他也罷。一番熱鬧。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講。



第二十八回 邢公子親上對親 唐小姐喜中添喜



## 第二十九回

郎才女貌備極溫柔

母慈子孝歡聚團圓

却說邢府上歡宴。大家說笑飲酒。也直到日西時。方纔散席。又留到上房來吃茶。嚴太太道。我們出月初三日。還要過來吃喜酒。不知擇在甚麼時辰拜堂。邢夫人道。却還不曾定得。嚴太太道。自然用上六時辰好。寅卯不通光。覺得太早。到用他辰時罷。邢夫人道。老太太是福人。說的辰時就好。這裏又無別客。到那日一早打轎過去。務請老太太大娘娘。早些光降。嚴太太道。吾們一定早來。因對王夫人道。這日還得太太做個女送親。況且邢夫人這裏。又無別客。你們兩親家。甚是親熱。吾們又得歡敘一天。唐夫人道。老太太在這裏。吾們一定要來奉陪。嚴太太道。這還是吾來奉陪太太。說畢。就拜謝了起身。大

家都送出門首上轎，叫邢忠扶轎送去。不一時轎子到來。大娘子也辭謝回家。邢夫人送了嚴大娘子，又留唐夫人到房中吃茶。唐夫人因問明日新房做在那裏，邢夫人道：「廂房又覺不便，這三間上房頗好。最大中間曾做了內坐，只好騰出西邊這間來做了新房。」唐夫人道：「甚好。早晚服侍媽媽也近便些。」兩親家又敍了一回話。唐夫人方告謝回家。那邊也有丫頭僕婦來接。唐夫人就將跟來的這丫頭留在這邊伺候帮忙。邢夫人再三致謝，直送出後門外。看唐夫人進了門，纔轉身回來。對公子說道：「他們今日都歡喜得緊。你丈母明日還要親送過門。吉期不遠，諸事須預爲料理。也要整整齊齊，成個局面。雖然說諸事從省，但不可十分草率。惹人笑話。這鳳冠釵釧珠環首飾，有你祖母并我的兩副在此，只消揀一副擎去收拾收拾就好。」





必更置。只須買幾疋綾緞。就是了。因叫邢忠兄弟。明日把西上房收拾出來。將應辦之事。開出單子。逐一趕早備齊。省得到臨時局促。且說這邊唐進士夫妻。相商日期逼近。妝奩之類。一時置辦不及。且將與月兒預置的嫁妝什物。撥緊要的。且拏來用了。過日再與月兒補做。又叫裁縫製了幾套時新裙襖。一件大紅妝花圓領。叫銀匠打了一條銀帶。一付鍍金頭面首飾。又與邢公子備了一套回盤巾服靴履。并文房四寶之類。各色齊備。到二十八日。邢夫人這邊回禮。是鳳冠一頂。金釵一對。珠花一對。金釧一雙。珠環一對。玉簪二枝。金緞二端。色緞二端。色綾四端。色綢四端。折席四十兩。嚴先生藍傘四轎。爲大媒。又請嚴太太往唐宅。與新人上頭插帶。這日兩邊都盛設喜筵。厚待不在言表。到了閏十月初二日。唐宅就搬送妝奩過來。初三日。

吉期已擇定辰時花燭。兩邊都有鼓吹旗傘。職事人役一乘綵輿。大媒送親。另是兩頂四轎。伴娘僕婦。兩頂小轎。此時小梅打扮得珠圍翠繞。如仙子一般。紅巾遮蓋。伴娘們扶上綵輿。唐夫人大紅補服。珠冠金帶。上了大轎。鼓吹放炮起身。迎喜神方。先從西村。大寬轉往東村。行來早驚動合村男婦。都來觀看。十分熱鬧。這邊邢夫人也是天藍補服。鳳冠金帶。嚴太太婆媳。都是大紅補服。綵輿到門。抬進中堂。煩嚴太太啓闈。唐夫人接到喜娘們攙扶。新人出轎。把綵輿打出院中。然後送親大轎進來。嚴太太婆媳。同邢夫人。接出轎來。邢夫人與嚴大娘子。請唐夫人先到上房去坐。嚴先生兩老夫妻。在外廳上首。東西相向。禮生讚禮。請新人出堂。邢公子包巾公服。掛紅簪花。拜過天地。行交拜禮。畢。拴巾進來。嚴太太與新人挑去了紅巾。坐牀撒帳。





吃過交杯盞。然後一同都請到外廳見禮。兩新人在下邊並立。攬袖先拜謝了嚴老夫婦。兩位大媒。又拜了唐夫人。再與嚴大娘子。平見了禮。然後拜過老母。禮畢。大家簇擁新人歸房。邢公子就在外邊。陪住大媒。這些職事人役拜堂後。邢忠都給與花紅酒禮。打發去了。這邊唐宅跟轎的家人。都是邢忠弟兄接待裏面。這些來看拜堂的。僕婦丫頭。有邢義媳婦。在廂房款待。這日適值嚴大相公。從城裏回來。隨卽過來道喜。邢公子卽留住不放。請嚴老先生。都同去了。公服坐席。外邊一席。主客三位。內邊一席。却是嚴太太。唐夫人。上坐。邢夫人。主位相陪。嚴大娘子。同小學生。陪新娘子。在房內。另是一席。這日喜筵。直飲到午牌時分。外席已罷。嚴先生不肯坐轎。父子先告辭起身。裏面席畢。都在新房吃茶敘話。邢夫人已將嚴太太留住。過了三朝。



回去面請唐夫人嚴大娘子。三朝務必必要屈過來。再叙一天。明日就送帖過去。嚴太太道。你們兩親家母。又不是初見面的。我們也正要時常往來。何必具帖。多一番客套。唐夫人道。正是呢。我們一定過來。嚴太太道。大小姐難得相見。明日欲請過來。我們會會。唐夫人道。一定叫他來陪老太太。當下唐夫人先告辭起身。嚴大娘子因家中無人。也就作辭。一同起身。這些丫頭僕婦。也有跟轎去的。也有從後門去的。嚴太太却陪着新人在房。只邢夫人直送到廳門外。看着唐夫人嚴大娘子都上了轎。纔轉身回到新房裏來。嚴太太道。做客容易。做主難。今日也夠太太忙的了。如今有了這位大娘子。以後正好安享哩。不瞞太太說。我家這個媳婦。當家把計。甚是賢能。自從有了他進門。一點事也不用我操心。邢夫人道。好一位大娘子。也是你老人






家的福氣。正好安享哩。叙話移時。不覺也是上燈時候。就在新房內。擺上酒碟。又讓嚴太太吃了幾鍾酒。嚴太太就起身道。吾們酒已有。了。過那邊去坐罷。讓他兩個新人也好同飲一杯。早些安歇。邢夫人一面叫請邢公子進房。就同着嚴太太。過這邊自己房裏來。外面邢忠弟兄兩個。收拾照料一切。停妥所雇廚司幫工。都一一開發歡喜而去。邢義媳婦與老媽子丫頭收拾停當。候上房睡了。俱在廂房安歇。這位邢公子。先到東上房。與邢太太母親道了安置。纔過新房來。小梅一見。卽站起身來。邢公子就將房門掩上。見桌上擺着酒碟。因滿斟一杯。遞與小梅。小梅雙手接過。隨與邢公子回斟了一杯。夫妻並肩坐下。燈前細看芳容。真是嬌妖百媚。小梅也並無一點小家羞澁。因道。小妹幼失怙恃。卽遭挫折。不想得遇唐小姐。十分憐愛。又蒙



繼父母垂慈待如親女。此恩此德。生死難忘。如今得遇親姑。又成連理。都是唐小姐的大德。當初與他結拜時。情同骨肉。有誓在先。情願死生相守。不願相離。今日不想小妹先占洞房。情實不忍。不知哥哥何以叫我邢公子道感恩戴德。是妹妹的好心。當國後報。至於生死不願相離的話。只可夫妻私語。就父母面前。亦難言及。況他是大家小姐。分又居長。總有私下盟言。於情理大不相合。豈宜齒及。生此妄想。妹妹却教我何以爲計。小梅笑道。吾已知哥哥。此時實無籌畫。但日後倘有天緣會合。那時你莫非推却不成。邢公子笑道。這是必不可定之事。卽或有之。其權又在賢妹。非我可爲之主也。只恐那時賢妹又不似今日之言了。小梅正色道。小妹曾誓天日。生死不移。哥哥豈以我爲世俗兒女。虛言不足信耶。邢公子見表妹如此認真。肅然



起敬道。却不知賢妹。竟是個女中道學。今已深識賢妹心跡。但爲見也。有一樁不敢言的心事。今日賢妹如此重義。却不得不說了。小梅笑道。哥哥不必言。小妹已預知久矣。邢公子驚問道。賢妹預知何事。小梅道。可是杜麗娘一輩我籌之。已熟他二位。一是小妹的恩姊。一是哥哥的義妹。況又相會在前。日後會合。小妹當退讓三舍。邢公子聽了。不禁眉飛目舞道。小生今日得賢妹做了娘子。已是三生有幸。若再兼二美。恐無此福分消受。小梅道。得隴望蜀。男子常情。只要那時不使我有秋風團扇之感。就是萬幸了。邢公子急得發誓道。我邢秀若有負心神。天不佑。小梅急爲掩口道。只要情堅。何須立誓。但今日欲與哥哥仍以兄妹相處。同床各枕。待有了他兩位。再盡夫妻之道。何如。邢公子笑道。這却實難從命。因卽欲擁抱上床。小梅笑道。諒



必不依。又何必如此性急。邢公子摟住粉頸道。我的娘子。求你不要。再作難了。當下共飲過三杯。卽寬衣解帶。互抱上床。這夜你恩我愛。似蜜如糖。難以盡述。次日邢公子夫妻早起。纔盥洗畢。唐夫人那邊已着丫頭送盒酒點心過來。邢夫人叫邢義媳婦留住款待。邢公子因與母親商量。今日去謝嚴先生。并回拜他公子。明日三朝。竟請丈人與嚴公父子同叙。一叙不知可否。邢夫人道。這個何妨。你就進去面請。一請丈母嚴大娘子那邊也請一聲。說我昨日已當面請過。不具帖了。當下邢公子因備一副門下子壻的請帖。一副晚生一副同學弟的帖子。先着邢忠送去。隨後邢公子先到嚴先生家叩謝回拜。又當面請過。遂作辭到唐宅來。此時是新姑爺。不比往常家人們一見卽往裏通報。唐公笑迎出來。邢公子行翁壻禮拜見畢。隨邀到後



堂拜謝了丈母。因說明日母親請岳母與大妹。早些過去叙叙。唐夫人道。昨日姆姆已張羅了一日。明日又要作主人。太繁勞了。邢公子道喜的都不是生客。就有不到處。也都是包涵了。唐夫人道。明日不用再邀。我們早飯後。卽過去。卽是了。唐公笑道。若是從俗。明日該我這裏設席相請。纔是。如今賢壻那邊。旣已準備。我這裏只好改日再請罷。唐夫人也笑道。只是太脫俗了些。當下用過了一道茶。邢公子就告辭回來。料理明日席面之事。諸色齊備。次日早飯後。先打轎去請了唐夫人小姐過來。邢夫人與新娘子出來迎接到新房裏。見了嚴太太。大家一同見禮。坐下一面。又叫邢忠打轎去接嚴大娘子與小學生回來。不一時也到接進房來。嚴大娘子道。今日又來吵擾。邢夫人道。說那裏話。只是簡褻。不要見怪。當下大家見過禮。又叫小學



生逐位磕頭。邢夫人自己去攢了一大盤點心菓子與小學生吃茶。這小學生與邢夫人深深的又作了一個揖。喜得邢夫人了不得道。好一個知禮的小學生。明日一定要強爺勝祖。大家吃茶。敘話移時。邢義媳婦來與邢夫人說。家廟的供獻都已端正了。邢夫人就叫兩新人焚香點燭。先添了灶。然後拜祖先畢。又要請嚴太太。唐夫人見禮嚴太太道。前日已過禮。今日不敢再勞。邢夫人道。還該叫他們拜謝。纔是。嚴太太與唐夫人再三阻住。邢夫人道。既如此。你們竟朝上總拜四拜就是了。兩夫人遵命下拜。邢夫人叫邢義媳婦與自己將二位挽住。不叫回禮。然後與嚴大娘子。月娥小姐。一同平拜了。又與母親拜畢。邢公子卽出外邊。叫邢忠邀客。唐進士只帶了一個小廝。緩步過來。嚴先生父子隨後已到。大家施禮坐定。茶罷後。裏邊老媽



子捧出紅毡來道。新人出來拜見。嚴先生正欲相阻。邢義媳婦與丫頭已扶新人出堂。將紅毡鋪好。唐進士對嚴先生道。省得他們兩番起拜。不若我們竟同見了禮罷。嚴先生道。我却不敢當。當下兩新人並立紅毡。端端正正拜到兩拜。唐進士就攙了起來。然後唐嚴公子只行了常禮。新人退入後堂。這裏正在坐談。只聽得外邊一片鑼聲响。正不知何故。只見一個老家人進來。稟唐公道。老爺已選授了山東登州府甯海縣。報子到來。在那邊討賞。唐公道。你且去管待他酒飯。待我回來打發。老人家答應去了。大家都與唐公道喜。唐公道。出作外官。實非所愿。況且後嗣未續。家下無人。走前沒後。也是一樁不愜之事。我意欲告老。不知如何。嚴公子道。這却使不得。前日晚生看京報內。有江南道御史條陳。凡新選官員。有嫌道遠缺。託故不赴。



着該地方官嚴查的確果有丁艱疾病事故由該縣具結申府。逐遞加結轉申司道。督撫七品以上奏聞。七品以下咨部另選。如有托故規避。除將該員革職外。再行議處。地方官徇私賄結。察出降三級調用。因此近日功令甚嚴。老先生如何推脫得。就是本縣官也不敢擔當。嚴先生道。家中之事。現有令坦。儘可相託。不足爲慮。況山東道路不遠。何必推辭。唐公道。幸而有此。果不能辭。只得將家事。託與小壻管理。多則兩年。少則一載。卽當告辭。說話之間。席已齊備。就請嚴公首坐。嚴公道。今日唐老先生。是初次。雖係舊好。却是新親。我如何僭坐。唐公道。叨在至愛。老先生不要過讓。還是照常的好。因此依序坐下。飲酒閒談。及山東地方民情土俗。不知如何。邢公子道。小壻在沂水三年。那邊風俗。頗稱淳樸。但登州係沿海地方。恐與沂水不同。嚴





公子道。敝居停曾任青州太守說起。那邊風俗也還樸實。只是有些粗蠻之氣。登青兩府連界。想風土亦當相似。唐公道。此去登州也有二千餘里。不知憑限緊緩如何。嚴公道。只怕此時文憑已到省院了。唐公因有報子在家。只吃過四道菜。上了點心。先辭了起身。邢公子送出門外。轉來奉敬嚴公父子。席終方散。裏面唐夫人也因丫頭報知。先要起身。邢夫人再三留住。終了席。母女辭謝回家。因前有報喜之人。遂從後牆門回去。邢夫人與新婦一同送出。到了後園子裏。月娥悄悄執了小梅的手道。妹妹說的錯。果然應了。明日千萬過來。外有話說。小梅點頭答應。已送出門外。直看他母子進了門。纔轉身回來。嚴太太道。明日唐公去做了官。他家中無人。只好託大相公與他照管了。邢夫人道。前日與親家母說起家常。纔知道他族中竟無親。



人親家母的娘家。也是江南人。他父親在這裏做官時。對下的親。後來告病回去。就沒了。又無兄弟。聞說他父親承繼了個姪子。也只生得個女兒。因遭倭寇作亂之後。道路隔絕。竟有十餘年不通音信。如今雖然家道殷實。但他膝下尙無子息。說起來就眼淚汪汪。也是個暗苦。嚴太太道。正是呢。若說他夫妻的爲人。是極好的。或者得子遲些。也未可知。論唐太太。只有四十三四歲人。又健壯。也還好生養哩。邢夫人道。他說生了這個姑娘後。又生過兩胎。都不能保留。嚴太太道。這有子無子。命中註就。強不來的。如今做了官。還該勸他娶一個妾纔好。邢夫人道。親家母曾勸過他。到是親家不肯。就耽擱下了。大家叙話良久。日已平西。嚴太太婆媳都要告辭回家。邢夫人還要留任。嚴太太道。客去主安。老身也來攪擾了三日了。主人也好歇息歇。



息老身改日再來。此時外邊轎已伺候。邢夫人又袋了一大盒點心。茶果。與小學生放在轎內。婆媳再三作謝起身。邢夫人與新娘子一同出廳相送。邢夫人自有了這個媳婦。早晚侍奉料理家事。井井有條。一切不須自己費心。婆媳夫妻十分親愛。是不必說。梅娘子又常在老母面前。說唐小姐母女許多恩義。邢夫人也十分感激。及說到唐小姐情願誓不相離的話。邢夫人雖然心愛。只爲這話是說不出口的。且還有一個雪姐掛在心中。因道這姻緣都是前生分定。不是人力勉強得的。將來只可聽天由命。梅娘子道。姑娘說得極是。大約人心不合。便是無緣。人心既合。這姻緣就有分了。且不說這邊婆媳叙話。却說唐進士與夫人相商。意欲告病不出。夫人道。既選着了。好歹去做一兩年。也是出了仕。別人求不得。好端端的告甚麼病。唐公



道。既去做官。你母女們必須同去。家中何人照管。夫人道。現放着有女壻在此。唐公道。我也是這般說。但恐不日旨意下來。若許他一體會試。他也就出門了。夫人道。女壻總不在家。可託親家母與梅女兒照管。只怕還勝如男人。唐公笑道。若是這樣。竟請他們搬了過來也罷。夫人道。待我明日與親家母商量。諒他們也不好推却。誰知到第三日。上司已行文到縣。縣尊持帖着吏房來催促。領憑唐公只得先去拜了本縣。定於本月初十日。赴省院領憑。懇其起文書由府申司呈院。這領憑之事。經由衙門俱有規禮。此番唐公赴省。往返也花費了二百餘金。回到家中。已是十月下旬。因是沿海地方。憑限緊急。因與邢公子部署起身之事。此時兩親家母早已商量明白。將邢夫人那邊箱籠細軟。已搬過這裏西院安放。惟家廟并傢伙等物。仍



看邢忠在那邊居住看守。邢夫人意欲就在這邊西院住下。唐夫人道。西院鄰着花園。未免空闊。又照料不着。這邊只好暫住幾天。我們起了身。姆姆就好在上房東外間做房。裏間我們安放箱籠在內。這西上房三間。原是他姊妹住的。他小夫妻好在裏邊做房。內外都好。照料商量已定。自唐公從省領憑回親來。這些城鄉禮友。都來送節。恭賀家中設席。翁婿二人。應酬接待。忙了幾天。不知唐公出仕後。有何政蹟。且聽下回分講。



第二十九回

郎才女貌備極溫柔

母慈子孝歡聚團圓



### 第三十回

唐進士携眷上任

獸舉人伴兄入都

却說唐公擇定十一月初三日。起程。雇下兩號大船。由水路至台庄起陸。所有一應田租簿籍。內外鎖鑰。俱交邢公子點收。格外交出三百兩銀子。以備不時緊用。各處所收房租。儘夠逐日零星之費。家中留下老家人唐朴夫婦。一房人口。并一個小丫頭。自己只帶了唐誠唐謹兩房家人。一個大丫頭。一個小廝。赴任。村中只嚴公內外設席餞行。外席是唐公翁婿。內席是唐夫人母女。唐夫人婆媳。起程前一日。邢公子梯已餞行。合家團聚。難免有許多惜別之情。邢公子原要送出京口。唐公道。家務也是要緊的。不必遠送。賢姪若有佳音。倘要遠出。務須斟酌周到。勿使我有內顧之憂。邢公子道。岳父只顧放心。



小婿卽有遠音。家母與媳婦。自能主持。不必岳父母遠慮。唐公不覺傷感道。吾若無賢婿可託也。斷斷不肯去做這官了。翁婿二人飲酒敘話。直到二更時候。纔罷。就同在書房安歇。裏邊兩親家母。也敘話到更餘。方寢。惟他姊妹二人。依依不捨。月娥小姐。不知掉了多少淚。小梅娘子。雖有定見。到此際。也不禁感情淚落。因再三勸慰。月娥道。父親上任喜事。姐姐不要如此悲戚。言猶在耳。只要保重身體爲要。還有一句要緊說話。姐姐切記在心。兩年之內。卽勸父親告休爲要。倘有意外之事。務勸他二大人。不須憂恐。凶中自能化吉。姐姐只安心甯耐。切記切記。月娥見妹子。話多應驗。敢不深信。惟垂淚點頭而已。這夜也就不曾安寢。家人們已將一應行李。搬起上船。次早唐公。知有許多送行的親友鄰里。在馬頭上。內眷們起身不便。因命邢公。





子撥一隻坐船。由湖汊轉到後牆門外。照管家眷上船。仍到湖口取齊。自己從馬頭下船。諸親友鄰里。俱設酒盒公餞。唐公立領三杯。拜辭上船。鳴金而去。邢公子家眷。船隻已先往湖口等候。又叫了一隻小船同行。不一回。官船已到。兩船相並。鋪好跳板。打了扶手。唐夫人小姐帶了大丫頭。同過官船。老家人唐誠夫婦。也在官船伺候。那邊船上。是唐謹夫婦。看守箱篋等物。唐夫人過船來。因與邢公子道。賢婿回去。拜上姆姆。家中事務。一應重託。唐公道。倘有緊要之事。便可差寄信。唐公子道。岳父父母請放心。小婿必不有負重託。當下即拜辭過了小舟。大家不禁落了幾點別淚。看看兩船鳴金揚帆。邢公子只得回舟。仍從後牆門到家。因將家中各處器具什物。逐一檢點。細造了一本細簿存貯。倉中糧食。嚴查出入。逐日一應進出用度。俱



條條登記。且大娘子盡知細底。管理精明。也不須邢公子費心。這日母子夫妻在房中間敘。大娘子道。事有定數。明年秋冬間。務必揣差人去。汝繼父告休回來。纔好。邢公子道。這却爲何。大娘子道。父親到九五之交。恐有大厄。母親也要受些挫折。不如早些告歸的好。雖然命不由人。也須盡了人事。邢公子道。你直相得如此精妙。果然有些仙氣。邢夫人道。他說的話。却多應驗。前日你岳父來報到時。他曾說不出一月。必有遠行官祿之事。如今果然應驗了。邢公子笑道。你看我將來如何。大娘子道。你這頂紗帽。此時雖然不大。却也體面。行期也在目前。不遠了。邢公子笑道。若果應驗。當拜你爲我習學相法。大家正在說笑。只見邢忠進來報。道鄭老爺來了。邢公子一時不省。急問道。是那個大爺。邢忠道。就是鄭大相公。邢公子笑道。原來是鄭家。



表弟來了。急迎出來。早聽得鄭公子。一路喊着進來了。見了邢公子。只叫了一聲哥哥。看見邢夫人。站在上房門首。卽跑將進來。一把拉邢夫人。坐在椅上。撲地就拜。拜罷起來。叫道。我的姆姆。甥兒那一日。不想念你老人家。我娘我媳婦。都叫拜上。還叫我帶了二疋綢子來。送你老人家。說務必必要請你老人家去住幾時。邢夫人道。多謝你母親。他如今康健麼。鄭公子道。同你老人家一般。健。邢夫人道。恭喜你。如今是貴人了。鄭公子道。姆姆又當面笑我了。甚麼貴人。這個舉人。誰不知道是哥哥作成的。說話時。一眼看見了大娘子。便問道。裏面這個齊整娘子是誰。邢夫人笑道。你還不知。這是你哥哥新娶的嫂嫂。你們都還沒有見禮哩。鄭公子大喜道。原來哥哥也娶了這樣一個齊整嫂嫂。請出來待我一同拜見了罷。當下鄭公子一定要讓哥



嫂兩個在上。大家平拜。見了起來。邢公子因問兄弟。此來必有事故。鄭公子瞪着眼道。怎麼哥哥這裏還不知道。你的卷子呈了皇上。皇上看了。大加稱賞。說這是無心錯悞。既不會中式。欽賜你做了內閣制誥中書。前月底。有文書到學裏。催你卽速起身。領咨進京。你道好不好。那真鐵口的話。如今都應驗了。邢公子聽了這話。也覺笑逐顏開。因問徐老師那邊。可知道兄弟來麼。鄭琨道。他怎麼不知。這日我正在學裏打聽。得了這信。我就說要親自來報。你老師見說。就叫一個門斗。同我第二日就起身來了。如今現在船裏。還有老師一封書。因在靴函內。模將出來。邢公子拆開觀看。却與表弟所說一般。催促赴院。領咨進京。受職的話。因對娘子道。你竟是神仙了。鄭公子不知其中原委。因笑道。哥哥離不得神仙。就同了嫂嫂一齊進京也好。邢



公子笑道：不是這等說。兄弟不知，你嫂嫂看得好相。方纔正在這裏說，我要得官遠出，不想賢弟就來到了。因此說他是神仙。鄭公子道：極妙極。嫂嫂也與我相一相。日後也有個官做麼？大娘子笑道：叔叔不要信他。我也是一時猜着。那裏會看相？邢夫人道：你就與他看看。日後官祿如何？大娘子笑道：叔叔只是稟性誠厚，一生常得貴人扶助。紗帽是有得代的，只是不十分顯達。到是晚年要享子孫們的大福了。鄭公子笑道：真真相得着。正與真鐵口所說一般。因與大娘子深深的謝了一揖。這裏說話，邢忠已叫人到馬頭同門斗，將行李取來。船價已是開發他去了。邢夫人因吩咐廚下快些收拾便飯。因對鄭公子道：前日又要姑姑費心送我許多東西，你又暗地送盤纏，大費心了。鄭公子道：這是我恐怕哥哥不肯收，因此私下放在包裹裏。



的坐話了一回。忽然又想起道：還有一樁喜事，告與哥哥。昨日在老師那里看見報上，你的那對頭，內轉了太僕寺少卿，大約嫌衙門冷淡，不知怎樣弄手脚，又外調了山東，登萊兵備道。你如今進京，省得與他會面。那公子失驚道：如今岳父偏偏又在他的屬下，這廝實無惡不作，却是怎麼好？鄭公子卽問緣由。那公子一一與他說知細底。鄭琨笑得只是打跌道：原來有這等奇遇。嫂嫂是親上做親，姆姆真真是兩重大喜。因對邢公子道：如今你丈人，雖做他的屬員，只要不壞事，怕他怎麼。說話之間，已是晌午。這同來的門斗，是有邢忠在外管待，里邊添了兩樣暖飯。邢夫人就叫端在上房同吃罷。因對大娘子道：這是我自小抱大來的小叔兒，同坐不妨。大娘子也識得鄭琨，是個誠實的人，因就坐在邢夫人肩下。他兩弟兄，却南北相向同吃。



飯畢鄭公子便往東西兩邊上房。看了一個遍。因道：他家這個房子造得甚好。前後有山有水。又幽靜。又雅致。怪不得姆姆不肯回去住了。那公子道：後邊有一個花園。我與兄弟去看看。因一同轉過西院。到花園裏來。此時是仲冬時候。草結葉落。未免冷落。又同去後門觀。看見道場山一帶山紫潭清。楓紅柏赤。頗悅心目。鄭公子道：果然好個去處。我明朝也搬到這裏來住罷。那公子道：論住家此間甚好。不比南都一片繁華熱鬧。兩弟兄看了一回。仍到後邊。鄭琨道：哥哥須上緊料理行裝。我們明後日就可動身。老師在那裏盼望得緊。我也要回去打點打點。好與哥哥一同進京去會試。前日京報下來。我已與哥哥打發去了。那公子道：兄弟與我用了幾兩銀子。鄭公子道：幾兩銀子說他怎的。那公子因對母親道：這是聖上特恩。不敢遲延。須



要及早起身。到省還要赴院拜謝領咨。房師成公蒙他一力舉薦。此去又是便道。正好去拜謝他。算來也得半個多月的耽擱。再此番經過山東。還要繞道去望望章叔。不知他曾進京會試。不會約計到得都中。也是臘盡春初的時候了。大娘子道。章家伯伯那邊必定是要去的。我自小承他老奶奶與大姆姆十分愛惜。父親自病起到臨終。全虧章伯父請醫製藥。備辦棺槨朝夕照料。許多恩義。明日去與他說知。也叫他們歡喜。那蘇家姐姐與我最好。還要辦幾樣東西去送他纔好。邢夫人道。這是應該的。我母子在那裏住了三年。說起你來。大家無不感嘆。那時只爲你章伯伯遠出。以致被那族惡謀騙。如今看來。到反是他的作成了。只是你章伯伯謝也謝他不盡。只好略盡一點心罷了。大娘子道。我看那章伯伯也是個富貴雙全的相貌。





他是施恩不望報的人。我們只好盡個敬心。邢公子道：雖然如此說，也要成個局面，不致輕褻纔好。邢夫人道：這却憑你斟酌家中事務。我與媳婦料理，不須你掛心。再得通個信與你岳父纔好。邢公子道：這件事已上了省報，天下皆知，不消報信。這邊母子說話。這鄭公子却拿着一本通書，在那裏翻看，笑道：這十一月十一日，却是個天恩上吉日，正好起身。大家商議已定，却叫邢忠把鄭公子行李搬在大廳後內書房裏安頓。晚間弟兄們又吃酒叙談一宿已過。次日設了一席款待表弟，却好嚴先生到來。因是他大相公在城中見報，特着人回來通知。因此過來道喜。邢公子就留住，引表弟到外書房來相見。因對嚴先生道：這個表弟却是個真誠樸實之人，並無一點繁文虛理。嚴公道：坦易率直，却是本來面目，其實可敬。因問邢兄幾時榮



行邢公子道。却也不敢遲延。已擇定十一日起身。嚴公道。昨日小兒字中說。此缺是個清平。而兼顯要的缺。日與閣臣相礙。制書誥勅。俱出其手。若非聖恩特放。是最難得的。邢公子道。只恐才學疎淺。不稱其職。嚴公道。以兄之高才博學。何必過謙。因問鄭兄。進京會試。正好作伴同行。鄭琨笑道。不過到京走走。擔個會試的虛名。却也不作指望的了。嚴公道。功名之事。豈能逆料。三人叙話良久。嚴公欲去。邢公子挽留道。今日聊備一杯。與表弟接風。難得老先生到此。正好同領教益。嚴公道。只是叨擾不當。大家又叙了一回。都中之事。已是晌午。席已端正。就在書房擺桌。再三讓嚴公坐了首席。鄭公子對面。邢公子主位相陪。鄭琨一連吃了十數杯後。却手舞足蹈。高談闊論起來。將邢公子替他刪改文字的話。都一齊說將出來。邢公子也遮掩不



住嚴公見他一片天真爛熳。並無一點渣滓。心下到十分歡喜。敬愛因此三人傳杯遞盞。直飲到黃昏方散。鄭公子吃得暢快。進來對邢夫人道。這個老人家不像徐老師古板。叫人同席。酒也吃不下。今日與這個老者吃了許多酒。到還不曾醉。邢夫人道。酒逢知己自然吃不醉了。大娘子見他有些目蹬。因叫丫頭烹了一壺好濃茶。與他吃了幾杯。就出書房安歇。次日邢公子起來。就料理行裝。因與母親商量。此番必須多帶盤費。恐到都中製辦冠帶袍服。以及衙門用度。人路生疎。一時無處那借。邢夫人道。家中用度儘夠。不須你記念。我箱裏還有那二百多兩銀子。你都帶了去。再恐不敷。把丈人交與你的銀子。再帶一半去。諒也夠用了。邢公子道。有三百金。諒也足用。昨日聽嚴公說。這到是個清華顯要的缺。若非聖恩特點。却不是容易得。



的。邢夫人道。這內閣是日近天顏的去處。你須事事謹慎。第一不可恃才傲物。惹怨招尤。出言吐語。都要觀前察後。雖不是外邊有司官。有地方刑名之責。也要事事在民情上留心體貼。在大人面前說話。切不可僭越。待下人。務須恩寬纔好。莫使小人嫌怨。邢公子一一領命。這日又是嚴公餞行。并請鄭公子兩弟兄同去。擾了家中行李。俱已齊備。因爲這邊老家人唐樸。走過北京幾回。諸事熟諳。就着他同往。唐樸也情願相隨。就僱了一隻船。至期一早。兩表弟兄拜別了老母。婆媳兩個歡歡喜喜。送他往後牆門外。下船起身。家中婆媳督率邢忠。并這邊老家人僕婦管理家務。凡一切帳目出入。俱是大娘子經理。條分縷晰。毫忽不差。佃戶家人。少有欺詐。當面一言道破。無不驚服。故此這些下人也再不敢作一點弊端。且又體諒人情。勤勞必



賞凡有些微好處。總不叫他埋沒。必要獎勵他一番。因此衆人無不爭先効力。那東院房屋。因有家廟。并什物器具在內。晚間仍着邢忠過去住宿。逢時遇節。兩邊作享。這話表過不提。却說兩表弟兄。帶同唐樸門斗。不日到了南直。一徑往鄭家來。進得門。見小廝容顏慌慌張張的道好了。大爺回來了。邢公子兩弟兄不免吃了一驚。不知鄭家發生怎事。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十回 唐進士携眷上任 獸舉人伴兄入都

### 第三十一回

因母病無意功名

試文才片刻成篇

却說邢公子與鄭琨同至鄭府。那小廝大喊好了好了。如今大爺回來了。鄭琨一把抓住。喝問小廝。小廝道。老奶奶這兩日病得重了。大娘娘請醫調治。不好。着急得緊。鄭公子聽了。唬了一跳。也不顧那公子。飛跑進內房來。見婆婆在床上。呻吟譫語。鄭琨叫道。我的親娘。我回來了。你老人家怎的就病起來。說着。就流下淚來。鄭婆婆睜眼看見了兒子。便輕輕說了一聲。你回來了麼。我不知怎樣。昏昏沈沈。眼前像有許多人纏住我。不散。此時邢公子已進房來。老婆婆覺得心下明白。耳邊只聽得幾個人說。我們只索去休。兩眼也覺亮了好些。說道。這不是邢家姪兒麼。邢公子道。正是。姪兒來看你老人家。如





今身上覺得怎樣。鄭婆婆道：你們弟兄來時，我就覺得明白了許多。眼面前人也不見了。說話時，大娘子拿藥進房來，與那公子萬福了。看見老婆婆，明明白白說話，便道：母親病了十來日，總不能安睡一刻。口裏只說謔語。問時也聽不出話來。到像吃驚的一般。今日說話，却竟明白了。因送藥過來，老婆婆搖頭道：這藥灌得苦。我如今覺得清白了許多。眼面前也沒人纏擾了。這藥且不吃罷。鄭琨因問：吃的是那一個醫生的藥？他說是甚麼症？大娘子道：起先吃的是大街上胡先生的藥，吃了三服，不見應效。後來另請了鼓樓前的陶大醫來看。他說是邪熱交作，心神不寧。又換了方子，吃了幾服，也不見應效。正要打發人去請你回來，却好你同大伯伯也到了。那公子道：既不應效，還須另請高醫。老婆婆道：我如今見了你們，似覺好些了。肚裏





有些飢了。想些粥吃。大娘子喜道。母親幾日不想東西吃。今日知道肚裏飢。想要吃粥。却是好了。想必大伯伯是個福星照臨。邪氣都退避了。那公子道。但願姑姑好了。我們弟兄就在這裏陪伴。當下大娘子就往廚下煮粥去了。老婆婆對鄭琨道。多虧了你媳婦。日夜伏侍。累他多日不曾安睡了。少刻容兒。端茶到房裏來吃了。鄭琨看見母親說好了些。心頭纔略放下。兩弟兄都坐在床邊。又說了好一回話。老婆婆覺困乏得緊。漸漸就睡熟了。那公子悄悄道。兄弟我們在外邊坐等。他老人家好安睡一回。鄭公子點頭。將帳子放下。輕輕同出外間坐下。低低敘話。不一回。大娘子盛了一碗稀粥。一碟乳餅。出來。鄭琨搖頭道。且慢。娘已睡熟了。大娘子道。真奇怪。他老人家一連十來天不曾安睡。口裏只是含糊譫語。怎麼如今就睡熟了。因輕輕



走到床邊聽得氣息停勻沉沉睡熟。復出房來。因道：伯伯諒不曾吃午飯。我去收拾去。邢公子當下出來取了二兩銀子與門斗。叫他先去回復師爺。說我明早去拜門斗。叩謝答應去了。邢公子就在書房叫唐樸收拾行李。因與鄭公子道：姑姑病體大約有點邪熱。如今一退便無病了。鄭公子點頭道：是。却說這老婆婆一覺直睡到他弟兄吃過了午飯纔醒。只叫肚飢要粥吃。大娘子連忙取來。一口氣就吃了一碗。還要討添。大娘子恐怕不宜多吃。不敢再添。邢公子道：不妨。胃口是人之根本。有病之人胃口一開。斷無不好之理。因又取了一碗。也吃完了。此時精神頓覺清爽。只要他兩弟兄在面前說話。鄭琨見母親如此。心下纔得歡喜。鄭婆婆一把扯住邢公子的手道：你母親康健麼？邢公子道：母親叫上福姑姑。如今托庇甚清健。鄭琨道：



哥哥如今娶了一個齊整嫂嫂了。老婆婆笑道：「怎麼這親事成得恁快？」那公子因將母親得認表妹，唐公許親之事，從頭說了一遍。老婆婆心下歡喜得緊，越覺清爽，便要坐起來說話。那公子道：「姑姑且慢起來。天氣冷穿衣服，恐怕受寒，因此不曾起來。」又問你們吃飯未曾。那公子說：「已吃過了。」老婆婆道：「你如今是做官的人了，你母親有了媳婦服侍，你在外也放心，只是要照管那邊的家務，不得請到我這裏來了。」說了一回話，老婆婆覺得身子乏倦，因道：「待我再睡一回，你們且出料理理事務，兩弟兄答應了出來。」鄭公子道：「謝天謝地，但是我實不放心，不得同哥哥進京了。」那公子道：「總還有十來天，就攔且再商量。」當晚兩弟兄就在上房同吃了一回酒。鄭琨就在娘房內陪伴。那公子往書房安歇。這夜鄭婆婆也安睡了一夜，半夜裏還吃



了一頓粥。次早邢公子進來。問知姑姑。夜來安睡。甚是歡喜。也便放心吃過了點心。帶了唐樸。卽往儒學中來。徐老師一見甚喜。道我也算你。日內該到。不料你竟蒙特恩。授了這個美缺。其實可喜。邢公子道。托老師福庇。只恐門生不能勝任。徐老師道。論賢契的本領。實不愧此職。但事不宜遲。我已與你備端正了。呈送文書。只要填了日期。卽可到院。授遞領咨。邢公子道。今日不知就可去稟見麼。徐老師道。此時還未二鼓。正好稟見。當下就留吃了便飯。徐公道。你的文卷。進呈原是院台的主意。他後來送了主考起身。便到學來。傳你。你又去了此番稟見。須謝他的美意。你如今不便步行。竟坐了我的轎去罷。邢公子道。只坐一乘小轎去。纔是。當時卽叫唐樸去。僱了一乘小轎。携帶文書。辭了老師。同唐樸。竟上院來。邢生坐轎。唐樸跟隨。一直往



憲院衙門來到得轅門。此時各官稟見纔散。遂一直徑往巡捕廳來。邢生尙是清巾儒服。巡捕官一見。便問相公何來。邢生卽叫唐樸。將儒學公文。并自己手本。遞與巡捕道。相煩傳稟。巡捕官接過手本。看時。上寫沐恩生員邢秀謹稟。這巡捕便問。尊駕莫非是奉旨特授內閣的邢爺麼。邢生道。正是。這巡捕重復打恭道。院憲前日。就吩咐打聽邢爺一到。即便通報。如今各官稟事纔散。請邢爺少坐一回。吩咐看茶。一面隨往裏傳稟。少頃。巡捕官飛跑出來道。請只聽裏邊傳點。呖堂閃開儀門。邢生就步行進來。只見甬道兩邊。官吏整肅。程公已迎出暖閣來。邢生連忙從側道趨進。到了月台。深深向上打了一恭。程公回禮畢。卽上前一步。拉着邢生的手。上暖閣來。邢生再三謙退。程公執意不從道。應當如此。因一直拉進麒麟門來。竟到東首書廳。

上。邢生卽請程公台座。庭叅程公笑道。雖是年兄過謙。但內閣體制。從無此禮。邢生相讓不過。因道。大人若不嫌鄙陋。收作門牆。桃李何如。程公笑道。只恐不當。邢生當卽以師生禮。叩見程公。因受了半禮。相讓坐下。程公道。自兩典試去後。卽欲請來一會。聞知又往浙省。彼時看賢契的文章。以爲是老儒夙達。誰知賢契竟是個青年俊逸。實是可喜可賀。今所授之職。出自皇上特恩。賢契也不宜耽擱。我這裏卽備咨文。三兩日內。便可榮發了。邢生道。蒙老師格外提挈。五中啣感。前者因恐涉私。故不敢來叩謝。且不知聖意如何。只得靜候。今蒙皇上天恩。不以爲罪。反授斯職。實漸蚊負。還求老師垂慈指示。程公道。以賢契之才品。無所不可。只是綸扉禁地。舉動俱要留心。惟恐聖駕驀然到來。舉止失措。未免見罪。我已稟過老父。諸事自當照應。邢





生又出位拜謝道。若得太老師垂青。門生在都。就不至孤立無倚了。程公因問府上。還有何人。如何又寓浙地。邢生因將奉母避仇之事。備述了一遍。程公道。聞他封鎖一故宦房屋。原來就是賢契那人在這裏。舉動乖張。總憲屢欲糾叅。老夫恐投鼠忌器。幾番勸止他。也自知與衆不合。未及俸滿。卽幹辨內轉。如今又出作山東巡道。實是個大不安分之人。賢契此番。到可與他不相值了。邢生道。門生原無介意。只恐他還不肯釋然。程公道。他封鎖賢契房屋。無憑無據。平空起衅。實是可笑。及他去時。也不暇顧此。我這裏卽當行文該縣。退還令堂。仍可搬回故里了。邢生道。雖蒙老師盛德。但恐他尙未釋懷。若聞此屋退還。未免與門生更增嫌隙。况此數椽之屋。亦無甚要緊。且須從緩行之。程公道。這是賢契深謀遠慮。足見寬宏之量。因說起江浦




成令。是你的房師。這卷子是他一力舉薦的。當時兩主試幾乎爭執起來。老夫因從中解紛。也是賢契的一番際遇。前月我已將他題陞了太倉知州。部覆未下。尙不曾離任。他是個有才幹的好官。賢契可曾謝過他麼。邢生道。門生此番正要去拜謝程公道。那兩位典試賢契到都。也當去謝他一謝。那顧公是個極有擔當的人。邢生一一領命。正欲告辭。程公道已近晌午。在這理便飯。明日再當奉餞。邢生道。如此門生今日竟在這裏領了午飯。明日還要料理料理行裝。後日即可稟辭起身。不敢再煩老師費心了。程公道也罷。但只是今日還有一事。要相煩賢契。不知可否。邢生道。老師所命。敢不敬遵。程公道只爲總憲六旬大壽。我已製就錦屏一架。欲作一四六壽文。已將與他交情始末。宦途政績。敘一節略在此。煩賢契勿吝珠玉。邢生明知





此是程公有意相試。量這篇四六。亦有何難。因答道。只恐班門弄斧。了。當下程相公卽邀到內書房來。着一小僮。伺候磨墨。道。老夫暫且失陪。好讓賢契構思。邢生道。老師請尊便。當時將所有黃公出身。宦歷德政。陞遷。以及相交寅好節略。看了一遍。見烏皮兒上。筆精墨良。卽取過一枝犀管。一幅花牋。略一構思。筆落如掃。不及半個時辰。文已做就。復看一遍。略刪改數字。及程公進來。見邢生翻背了手。觀看壁間詩畫。只道未曾完稿。邢生看見程公進來。便道。門生已草就一稿。還求老師筆削。程公驚問道。如何這般敏捷。邢生卽將草稿遞與程公。接來一看。未知文意精工。先見龍蛇飛舞。及從頭看去。果是句句珠璣。行行錦繡。讀完贊嘆道。賢契的是仙才。非烟火人筆墨。不但品格高古。抑且字句清新。只是行色匆匆。不得借重大筆了。程公心



下大喜。因命取酒。在迎和閣上。先奉三杯。以當潤筆。當卽邀邢生。從書房後間進來。又是一個花園。仲冬天氣。樹木雖然凋謝。山石依舊玲瓏。轉過山洞。一個就是後和閣。數竿修竹。扶疎幾樹。臘梅香馥。上了數層石級。揭起暖簾進來。裏邊擺列幾件周鼎商彝。四壁有許多名人詩畫。中間燒一爐獸炭。氣暖如春。一面設席上來。師生坐定。只令一小僮行酒。程公道。老夫在此爲官數載。只有兩樁大快心之事。今日得遇賢契。是一大快也。前者招募武勇。得一少年英雄。屢建奇功。亦一快事。邢生道。不知此人是誰。程公道。這人却是個青衣年紀。與賢契一般。姓殷名雄。曾在江浦救一客官。力擒數盜。也是江浦成令舉薦上來。制憲黃公。再三要去。授與把總。不及數月。勦倭立功。已奉旨實授太倉遊擊將軍。此人與賢契。都在青年。一文一武。將來正



不可限量。他前日因公到此，只可惜賢契來遲了數天，不得與他相會。邢生忽然想起陶電當日所說結義之友，正叫殷雄，又是雪姐的義兄，莫非正是此人。因道：「這一位殷兄，門生雖未識面，却早知其人。」因說起在山東得遇陶電，結交殷雄一段緣由。但後來他獲盜立功，門生却不知道。程公聽了道：「這江西武生陶電，他乃兄，可是原任曲沃縣陶雲麼？」邢生道：「正是他。」程公道：「我記得當日江浦縣原詳上說，殷雄與陶雲是姨表弟。兄何如不認得陶電，反結拜起來？」邢生道：「老師如何得知？」陶雲程公道：「這殷雄獲盜相救之人，正是那陶電的胞兄。」曲沃知縣陶雲，邢生驚喜道：「如何便是他？」程公道：「那陶知縣在任，聞說丁艱回吉水原籍，路過江浦涼山，夜間遇盜劫，得殷雄相救。當日說原是姨表弟。兄如此看來，必是陶雲當日感其相救之情，因他



是個白身。恐見官不便。故認爲姨姨無疑了。邢生大喜道。天涯海角。有如此湊巧之事。當時陶電萍水中結識殷雄。不想後來就救了他。令兄真是難得。當日陶電與他結義時。便知他是個豪傑。真可謂識人矣。因又極表陶電與章公二人的英雄出色。武勇絕倫。程公不勝慨嘆道。何地無才。只恨不能盡識。將來賢契當與這兩人留意。不可使英雄埋沒。牖下。邢生道。門生職微言輕。還求老師留神。噓植。師生二人談今論古。情甚相洽。直飲至金烏西墜。纔罷。邢生告辭起身。復至書房。程公取去一封家報道。所有咨文。我明日就差人遞往儒學。這是一封家書。到京時須賢契送到家君處。定有照應。邢生收好。當下叩謝道。門生就此稟辭。不敢再來驚動了。程公道。以心相照。不必拘此。當下直送出大堂來。邢生叫將轎打出儀門。程公笑道。賢契不



知內閣與翰林的體制。不拘品級。俱是在此升轎的。邢生再三謙讓。不過只得依命。打恭上轎。從儀門而出。次日程公已差官將咨文送往儒學。格外有贐儀四十兩。及邢生到學。稟辭老師。知程公如此用情。卽具稟着唐樸前往稟謝。一面遂買備了許多應用。緞疋綢綾之類。這是本地出產。比都門價省。一面收拾行裝。程公又差官前來送行。本縣官親自到來送贐命。駕邢生隨往拜謝。後不便遲延。卽擇十一月十二日。長行。鄭公子因母親初愈。不能同往。又送了一封原贐。邢生推辭不得。只得收下。鄭公子又給唐樸二兩銀子。此時鄭婆婆雖未全愈。已覺精神漸復。只是還不能行動。邢生起身。先一日。鄭大娘子親自精精緻緻。辦了一席酒。與邢公子餞行。就在上房中間。圍爐坐席。容兒伺候。兩表弟兄。直飲到更餘方散。次日黎明。鄭大娘子



即起來。端正杯盤。唐樸已將轎擯俱料理齊備。鄭公子又敬了表兄三杯酒。不覺掉下淚來。邢生道：賢弟不須傷別。待姑姑身體康健。你趕腊月進都。也不爲遲。鄭公子道：總然母親病好。我也不放心出門了。邢生因到內房拜別了姑母。老婆婆含淚道：姪兒到京。須要常常寄個信來。免得我們記念。邢公子道：姑姑放心。姪兒有家書回來。必先到這裏說安。弟畢出來。與表弟弟婦作辭。又賞了容兒一件細袍料。二兩銀子。唐樸也到裏面頭謝了押擯。先行兩弟兄。一同上轎。到了郭外五星塘。邢公子下轎阻住遊。賢弟不必遠送。臘盡正初。我在京等你。這裏諸友。俱爲我道謝。匆匆不及作辭。鄭公子點頭洒淚。而別。不表鄭生回家。却說邢生取路投江浦縣來。冬寒日短。到得縣城。已是日西。下了客店。原來這成公立下法度。凡有官商行旅。下店都



要問明姓氏來歷。打報條到縣。以備查考。這店家見邢生光景。在下問了唐樸來由。不敢怠慢。卽往稟報。這時成公正在書房。與幕友相商交代之事。見了報單。知是自己舉薦的門生。心下大喜。立刻着家人前往相請。務必將行李搬進衙來。却說邢生原要次日稟見。正待解裝歇息。不料家人持帖來請。邢生道。只恐此時進謁不恭。家人道。家爺在衙立候。邢爺說話。邢爺若不去。家爺卽親自來相請。邢生見來意諄切。便道。旣如此。你請先回。我隨後就到。這家人又與唐樸說知。將行李仍復上擯。抬進衙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十一回

因母病無意功名

試文才片刻成簪





### 第三十二回

勸出仕真心動豪傑

拜相國巨眼識英才

却說邢生仍坐小轎。進得縣門。見儀門大開。成公已打點出堂相迎。一見邢生。如亭亭玉樹。喜動顏色。也不教打恭。一把手拉進閣。直到書房裏來。邢生口稱恩師。卽倒身下拜。成公拉住道。前者雖有此一薦。然未成就。今日是望上的特恩。何敢居功。邢生道。門生若非老師。何以得此。今老師如此說。竟是見棄門生了。成公聽說。因仍以師生禮相見。坐下。邢生道。本當卽來叩謝老師。一者未知聖意如何。二者又恐涉于私謁。且爲家中無人。恐老母倚望。因此匆匆回寓。不料今蒙聖恩。不加譴責。反錫恩榮。只恐綆短汲深。不能勝任。還求老師指示周行。成公笑道。以賢契的才華。正堪當此。何必過謙。前日在省。與



徐老師相會。問及契賢。方知寓浙情由。後來咨文一到。我計算賢契。不日定然到此。因問幾時見的院台。邢生道。十八日往見。蒙院憲十分見愛。次日即發咨文。催促起程。當日又蒙留飯。坐間說起老師許多德政。因太倉係沿海要地。借重老師。才幹經理。并說殷生。是也是老師薦拔。今得同事一方。崇明一帶。可以高枕無憂。成公道。雖蒙兩憲提拔。其實不勝繁劇。可惜賢契。到此遲了數日。不得相會。殷君前日。他因公事來見院台。就匆匆回太倉去了。說話之間。就擺上酒碟來。成公道。草酌三杯。莫道簡褻。一面吩咐家人。管待唐樸酒飯。飲酒中間。成公因說起場內之事。見了賢契的卷子。真是金聲玉振。當時薦了上去。不想汪公十分執意。幾與顧公爭競起來。虧得院台一語解圍。又顯揚了賢契的名望。但到京時。還當一例往謝。不可分別彼



此邢生道。謹當遵命。當晚師生叙飲。至夜深。即在書房安歇。邢生道。今日見過老師。明日即告辭起程。成公道。賢契榮發。本不當遲。但既到此。明日還乞留一天。後日即當送行。邢生見成公情意周致。不敢再留一宿。無話。次日邢生取過兩端金緞。兩端湖縐。送成公收了。早飯後。成公說起殷雄獲盜得功之事。邢生道。昨日院台亦曾提起。這陶公的胞弟陶電。却與殷將軍結義在先。後來他往山東搬柩。因與門生相遇。也曾結爲兄弟。其殷勤氣概。亦不在殷將軍之下。老師可惜。不曾相遇。因又敘說在章公家一段情由。成公嘆道。天下英雄不少。奇奇怪怪之事。亦何處無之。總因人見聞不廣。便以爲怪。賢契既深知其人。官場中不可不留心薦引。邢生道。門生雖刻刻在心。只是位卑言輕。無處着力。此番進京。順道山東。正要去見章公。若他未進



京當一力勸駕。師生暢敘話長。日短。又是晌午時候。擺上席來。成公因命姪子友德出來相見。一同陪飲。邢生因問師母如何不接到任所來。成公道。因小兒完姻。一同回家去了。况如今調了太倉。是個海疆緊要去處。倭奴出沒不常。也不敢接家眷到來。且待倭寇平靜。再作道理。當下師生們暢飲談心。十分相洽。晚間席散。成公取出一封。贖儀道。聊作賢契途次備用。邢生道。長者賜。本不敢辭。但老師兩袖清風。何忍又分鶴俸。成公道。休得見笑。不過依意而已。因問賢契此番長行。還是由水由陸。邢生道。水路雖然安逸。一者恐怕凍河。耽擱時日。二來要往會章公。起落不便。因欲從此由水路到台庄登陸。成公道。與我所見一般。我昨日已分付家人。在江口雇下船隻。所費無多。直送賢契到台庄起岸。甚爲省便。邢生道。要老師如此用情。實是



過意不去。成公笑道。雖是窮官。尚不在此。當夜一宿無話。次日凌晨起來。成公早已治杯相送。邢生立領三杯。用畢飯。卽起身拜別。成公還要親送至江岸。邢生再三阻步。因命姪子友德。乘騎代送。至江岸下船而別。邢公子主僕。自江浦下船。一路無話。直至台庄登陸。雇了一輛大車。竟投沂水縣尙義村來。此時正是臘月初旬。雪雨載道。路上好生難走。這日到得村中。已是傍晚時候。至章府門首。門庭如故。寒暑倏更。邢生下車。整衣進得門來。見那老家人在門房內向火。一見邢生。便道。邢相公來了。卽忙往裏通報。邢生也隨後進來。到得廳堂。章公笑迎出來道。賢姪爲何衝寒而至。邢生一揖後。卽道。且見過叔祖母。慢慢告稟。因卽同到上房來。此時老太太與大娘子都出房來。邢生一一拜見過。并敘述老母。記念請安。章公卽道。我這裏自從



章貴回來。見了你的書札。纔知那侯巡按未曾離任。又將房屋封鎖。賢姪母子。避居湖村。知房室又小。正值三伏炎天。如何住得。我們甚是記念。且賢姪又失此一科。愈令人惱悶。後來打聽這對頭已去。料想賢姪必然進場。及看題名錄。又不見賢姪的名字。究竟赴考不會。邢生含笑道。原來老叔這裏不知。章公道。僻居鄉間。又不看邸報。外省之事。如何得知。邢生因將別後赴考。遇親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喜得章公掀髯鼓掌。哈哈大笑道。奇事奇事。不意半年之間。竟有這許多事故。你如何不早寄一喜信來。也叫我們早些歡喜。今日若非賢姪到此。還如夢夢。當下說話時。章貴已將車上的行李。搬進書房。車輛牲口。安頓後槽。章老太太婆媳聽了。俱各歡喜不盡。大娘子道。大相公完了姻。又做了官。真是重重喜慶。章老婆婆婆道。這做官做



更。是他讀書人的本等。不足爲奇。這得遇表妹。又成了親事。真是意想不到的喜事。也難爲你。那岳父母一片好心買來。肯當兒女看待。想你母親也不知怎樣歡喜了。大娘子道。梅姑娘算來。今年也是十八歲。自然長得一發標致了。邢生道。他再三叫在婆婆姆面前。上福請安。提起這裏。從前恩義。便常常落泪。老婆婆道。也難得他不忘舊好。大娘子又問。如今陶三相公與雪姑娘那邊。不知可有信麼。邢生道。只因這幾個月。事務多端。小姪在家時無多。况江西道路迢隔。又無使人。連老叔的這封信。也不能寄去。小姪回去時。卽先到許老伯那邊打聽。問着一個隣居老者。方知陶三哥上年也到過那裏。曾留下一封書。託緊鄰周老人寄來。不料這周老人。隨節病故。這封書也就遺失。不知下落。因此南北信息不通。說話時。小相公從學裏到



來見了邢生打恭跪拜。因問哥哥爲甚不同了。我姆姆來。邢生扶起道。小弟弟越發知禮了。因道。你姆姆記念得你緊。叫我帶了兩個綾子來。與你做衣服穿。小相公道。我也記念姆姆。只是沒東西送他。大娘子笑道。姆姆也不稀罕。你送東西。邢生因問蘇家妹妹如何不見。大娘子笑道。他在房裏聽你說話哩。因卽叫出來與邢公子見了禮。因問乾娘康健。邢生道。母親甚健。時常記念賢妹。叫我問好。這時章公已分付收拾便飯。就在上房中間坐下。唐樸也進來磕了頭。這邊章貴元兒等。都來與邢公子磕頭畢。請安。章公因天氣寒冷。先叫元兒斟上酒來。章公父子相陪老婆婆與大娘子俱在傍邊坐着說話。章公道。賢姪雖不曾中式。如今却勝中式多矣。只是你在京作官。又要與那對頭相遇。邢生道。老叔不知。這人又出來做了登萊巡道。偏





偏丈人。又在他屬下。恐知情遷怒。真是一樁可慮之事。今晚小姪修下一封書。託老叔覓便寄去。更好。不然。揣差前去。亦可。只不知此去登州甯海。有多少路程。章公道。此去登州。約有一千餘里。這書却難寄去。我與本省提塘。最相好。託他從塘報上打去。數日便可到了。邢生道。這却甚好。飲酒之間。邢生因問。不知老叔幾時進京。章公道。且不必言。待賢姪榮陞大位。我再出去。未遲。邢生道。老叔何出此言。小姪此來。實是要請我叔。一同進京。章公笑道。尙有兩個多月。再作商量。邢生就說起。見操江程公時。小姪曾備說老叔的英雄。程公十分贊嘆。再三叮囑。小姪勸駕。因又將陶電。江岸遇盜。却得殷雄相救。一段原由說來。大家十分歡喜道。天南地北。偏有這般湊巧的事。章公道。陶賢姪眼力果然不錯。當時與他萍水相逢。便成結義。却如何。



想到後日。就救了他哥子。這般兒。也不想就因此得了功名。可見凡事皆有定數。因想當日。點石禪師曾說他令兄。有難得遇救星。如今這話已是應了。邢生道。老叔既信服禪師。獨不記得與老叔說的言語。章公道。且自由他。邢生道。老叔若真正不行。不是小姪狂言。到都偷遇機會。決不使老叔英雄埋沒。章公道。賢姪勿存此念。我其實無意於此。且等你兄弟大來。你照管成全他罷。邢生說來說去。章公只不點頭。邢生因對老婆婆道。你老人家。苦勸一勸。老叔無不遵依。此番若會試不上。姪孫以後就不再相勸了。老婆婆道。他大的是爲我。有了年紀。你兄弟又小。家中沒人料理。因此無心去會試。如今大相公。這等苦勸。同去走一遭也罷。章公笑道。總然要去。不但家事要料理。且還要在本縣報文。到院領咨。耽擱時日。賢姪不能久待。且



請先發我到正月後再起身亦不爲遲當下章公叫取大杯對飲直到起更後纔回散書房邢生就於燈下寫了一封書封好纔睡次日一早起來取出送章公兩疋貢緞兩疋縐紗老婆婆大嬖子俱是一套緞子裙襖小相公是兩疋色綾蘇小姐是大紅縐綢襖料一端水綠裙綾一疋親自抱了進來道這是母親送的此時老婆婆尙未起來章公夫婦道如何又要賢母子費心邢生道不過千里鵝毛之意算來甚麼章大娘子笑道姆姆送的諒來都是要收的了因叫丫頭都搬進房去邢生道小姪今日就先起身明年正月當在都門嵩候章公笑道直如此緊急我已分付車上包他幾天草料賢姪總不能久停也當屈留三日邢生道老叔分付敢不從命只因歲內爲日無幾且雨雪泥濘只好破站而走須趕封篆前到得都門纔好章公道



既如此。只留今日罷了。邢生不敢再辭。這日叔姪談說往事。如同昨日。午間設席相待。正是歡娛日短。不覺又過了一天。晚間邢公送十四兩贖儀。邢生推脫不得。只得拜領。又賞了唐朴二兩銀子。次日一早。行李俱已裝好。邢生將書交與章公。又再三相訂。正月下旬。在都准候。章公點頭笑應。又將大杯勸了邢生幾杯。以解早寒。因道。都門寒冷更甚。且內閣值班。俱在五更以前。賢姪切須保重身體爲要。邢生一一領命。當下拜別章公。一直送出村口。看邢生上車而去。這邊章公將所留之書。卽日加封着。章貴送與提塘。轉寄寧海不提。却說邢生主僕二人。一路逢村過鎮。人烟輻輳。正是荷擔携筐。人絡繹想因。都爲過年忙。只爲道路難行。直至腊月二十日。纔進都門。暫在客居。卸了行李。打發了車脚。就命唐僕打聽閣部。程公的寓處。却在東



華門外居住。因備下手本。將操江府報。并咨文安放一處。次日一早。整頓衣巾。留唐僕守寓。雇了一輛轎車。徑往程公寓所來。到得相府門首。見有許多官吏。伺候稟見。邢生下得車來。就有值班人役。過來查問。邢生道。江南少老爺那邊府報。稟見相公。當面投遞的。因將手本交與班役。這班役聽說。是少爺處來的。即便上稟進去。原來程公朝罷。纔回在書房少歇。稟見官兒。尙未俾見。掌家先將邢生手本呈進。程公接來一看。上見新授中書載晚學生。邢秀謹稟。程公微笑道。是他來了。因問是冠帶來的。是巾服來的。掌家道。是巾服來的。程公道。請他進來。掌家傳出有請。邢生即隨着進來。看見裏邊堂宇巍峨。轉過東側門。便是書廳。邢生見程相公。在裏面站起身來。體貌魁梧。鬚髯蒼白。年及古稀。精神矍鑠。真是當朝宰輔。內閣儒臣。邢生上前。



恭見程公舉手著左右扶起命坐邢生告坐在下先用過茶邢生將府報雙手送上道這是老師那邊償來的安稟程公接過拆開看畢放在几上道小兒前已有書到來道及年兄大才今在內閣辦事正好借重勸勵邢生打一恭道再晚諸凡不諳正要求太老爺垂慈教道程公道咨文可曾投遞邢生道已帶在此尙未投遞程公對掌家道你取我一个名帖把咨送文到吏部常爺處就煩知會禮部以便明早隨班謝恩家人答應去了程公道年兄來得恰好明日正是新春又值封印皇上御文華殿受朝你正同選補官員列名謝恩不知你冠帶可曾端正邢生道再晚昨日纔到一切未曾製備程公道不難這冠帶袍靴俱有現成製賣的價值雖貴物料精工只要揀身材相稱的購買甚是容易因對掌家道邢爺初到京中道路生疎你着



班役去取幾套頂好的青袍銀帶冠帽朝靴來。試穿一穿。相稱的買一套就是了。因對邢生道。且請少坐。就在此便飯。程公步出外堂。分付在外邊官吏進來。一一會見說畢。遂進書房坐下。因道。明日五鼓前。同選補各官。在朝房演禮。若只在午門謝恩。便無事了。但你是特授人員。恐皇上一時要召見。須隨着禮部儀制官。從容朝拜。倘有所問。奏對須要詳明。我看年兄器宇深沉。諒無差錯。只是天威咫尺。初次朝見。未免耽心。說話時外面已取了幾個冠帶袍服進來。邢生試了一套合式的。不知多少的價值。明日好取來還他。掌家道叫他外邊開價值進來。諒也不敢多開。將不用的仍退了去。程公因問。如今寓所在何處。邢生道。暫住客店。相離甚遠。正要尋一個寓所。程公道。內閣辦事。不便離遠。須在左近纔好。因問家人。附近可有房屋。家



人稟道。這左側却有一所現成房屋。原是御史金爺住的。如今金爺放了外。搬去不久。房間甚是雅致。邢爺若要賃住。到是極便的。程公你少刻就領邢爺去看。一看若合式。就賃下了。早晚相見。到也近便。要用傢伙。這裏暫取去使用。慢慢再置。當下就留邢生。便坐間。又教道了許多內閣的禮數。因道。年兄才學雖富。但這制誥體格。必須經練閣中現有成卷。可以查看。庶一時應詔不致倉卒。邢生道。自當謹遵操習。當即用飯畢。又坐話移時。程公見邢生應對如流。且從容閒雅。心內甚喜。當下邢生告辭起身。就有兩個長班伺候。將所製冠帶靴帽袍包袱停當。安放在車。程公道。明日五鼓前。須在朝房伺候。不可遲悞。又送了幾步。因着家人同去觀看房屋。這家人就一同出來。邢生道。着實有勞。容當後謝。這家人道。邢爺是少老爺。那邊來的。不





比別位。理當伺候。一面說話。已到了這賃房屋門首。却進去極便。不過數步。臨街一座墻門。裏面倒坐二間。中間一個院子。左邊兩間廂房。正面各位兩間。後邊又是一個院子。正屋三間。左右廂房客二間。後邊還有一個空院。幾間下房。足夠居住。說定了每年房金十六兩。四季交付。邢生就着一個長班。在這裏裱糊糖粉管理。當下謝別了家人。一個長班跟着坐車。回到店中。料理齊備。早早安歇。到了四鼓起來。盥洗整肅冠帶。長班跟隨到午門外。下車徑往朝房中來。此時選補各官將次到齊。一同演禮。伺候謝恩。原來那吏部接着咨文。又是內閣相託。不敢遲延。卽發與文選司管。因列本日謝恩。各官聯單之首。雖是遵循成例。若非相國吹噓。那吏禮二部投咨引見。未免要費許多周折。正是不因黃卷經三首。安得青雲列九重。不知邢生如



第三十二回  
勸出仕真心動豪傑  
拜相國巨眼識英才  
何引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爲狼狽

却說邢生今日四鼓。卽起來盥洗。整冠束帶。長班跟隨。一直至東便門下車步行。從端門至午門外。見朝房裏有許多補選官員在內。長班引至謝恩班內。演禮伺候。這日係辰時立春。巳時封印。皇上平明。御文華殿受朝。王公大臣。文武各官。依例朝賀畢。吏部尙書將本日選補謝恩。文武各官。職名清單。跪陳御覽。皇上看第一名。卽是特授內閣制誥中書。邢秀職名。因循乃顧閣臣道。新進小臣。不知他才品。可帶領謹身殿引見。皇上還宮。各官朝散。這些內閣官員。也有替邢秀耽憂的。也有替邢秀歡喜的。議論不一。當時諸閣臣。將邢秀傳入內閣中來。邢生一一從容忝見。首輔高公。因問年兄青春幾何。邢秀



欠身道。二十歲了。高公道。有諸內。必形諸外。外貌如此。雍容內才。必定淵博。但皇上顧問。必須從容奏對。不可急促。倘有一時不能應旨之處。不妨直奏。容退後進。呈邢秀道。謹遵台旨。這是高公見邢生年幼。惟恐皇上有面試之處。一時不能應旨。因此預先教道。却是一番美意。殊不知邢秀天性敏捷。倚馬萬言。全不以廷試爲難。不及一時。內監傳旨出來。宣閣臣帶領中書邢秀引見。邢秀隨卽隨閣臣到內庭。但見重重宮闕巍峨。處處天香繚繞。四閣臣先進。謹身殿覆旨。內監傳旨。宣邢秀到玉階。俯伏陳奏。小臣邢秀。現年二十歲。係南直應順天府學生員。本科文卷。字樣悞犯了。聖恩不加讀書。恩授內閣制誥中書。恭謝天恩。三呼朝拜已畢。皇上在御座。見邢秀美如冠玉。氣度從容。聖心先自歡喜。因顧閣臣道。看他外貌安和。胸中必有學問。



今元朔在卽。試他一道。郊天表章。問他能否。內閣傳旨下來。邢秀奏道。乞賜紙筆。願草呈聖覽。皇上看他並不推辭。天顏甚喜。卽命內監取短桌一張。放在階前。賜他席地而坐。當下內監取過松烟端硯。玉管金箋。一時齊備。此時四閣臣都爲他寒心。但見邢秀不慌不忙。一面磨墨。一面構思。拈筆在手。洒洒而下。不及半時。已草成一道。四六表章。奏請錄正呈覽。皇上見他揮毫敏捷。已暗暗稱奇。但不知文意如何。傳旨不必膽正。卽命內監將草稿取上。御案觀覽。但見字字龍蛇。行行珠玉。鏗鏘金玉之音。正大堂皇之體。覽筆遞與閣臣道。難得難得。卽着照此膽正。四閣臣傳覽二遍。一同俯伏奏道。恭賀皇上。得此英才。奉旨仍着閣臣隨事指教。卽命內監將所用文房四寶。盡行賞給。邢秀又謝了恩。隨着閣臣出來。都與邢秀道喜。說不但聖心甚



喜我等也得藉勸勤。邢秀道全仗諸位老師爺教誨。當下一同出了午門。各歸府第。邢秀却隨了程公回寓。將所該冠帶銀兩。并先付兩季房金。盡交掌家還給。以便擇日搬移。邢秀仍又拜謝程公的提携。噓植。程公道不知年兄有如此捷才。可敬可敬。但此番廷試後。將來應詔之事不少。當分外當心。卽當留住。早飯後。看長班領往內閣衙門。大小各官寓所拜謁。又往謝吏禮二部。並拜謝汪顧二公。從此邢秀在內閣辦事。凡有誥勅。俱是邢秀捉筆。無不稱旨。同時各官見邢秀高學廣才。且和靄春風。因此莫不敬服。一時名重。求詩文者絡繹不絕。雖然舉筆之勞。却也應酬繁冗。這且表過不提。却說此時。正當倭寇作亂之際。海賊汪直徐海。勾連倭首趙天王。分道劫掠沿海。台灣嘉湖蘇松等處。同時告警。總制高公飛檄各汛。嚴謹隄防。調吳淞



總兵官王嘉植游擊殷雄。署叅將耿自新。守備董槐。督兵分駐海口要道。晝夜嚴防。又調副總兵陳奇文。領精兵三千。各路救應。那汪直羽黨毛海峯賊衆數千。結連趙天王倭寇萬餘。分道劫掠海鹽平湖等處。毛海峯聚衆盤林。分爲三屯。趙天王聚衆洲山。分作四屯。趙天王自居前屯。赤鳳兒居後屯。就地滾江五。與郎賽花居左屯。混江鯪江七居右屯。諸屯相離一二十里。與毛海峯爲犄角之勢。浙撫胡宗憲飛檄飭令鎮守平湖都指揮使任彥。督本部兵進剿。任彥卽令指揮同知汪龍。都僉鄒吉。率步兵一千殿後。自同千戶林中玉。率馬兵五百。步兵一千在前。一聲炮響。馬兵五百。各執長鎗。步兵隨後直衝前屯。趙天王見馬兵衝來。胡哨一聲。倭兵分兩下散去。官軍併前進。正待分兵追截。只聽倭屯螺壳之聲。競起。後屯赤鳳兒率倭婆三百。



倭寇二千餘。喊聲動地。蜂擁殺來。赤鳳兒金冠雉尾。鎖甲雕鞍。使兩口雪亮苗刀。跨一騎火炭劣馬。飛奔殺來。任彥急挺長鎗敵住。未及十餘合。抵擋不住。拍馬往斜刺裏就走。馬兵無主。不戰自亂。千戶林中玉。見赤鳳兒追趕。任彥甚緊。卽拍坐下馬。拈弓搭箭。覷得親切。一箭射去。喝聲着。赤鳳兒聽得背後弓弦響。急扭頭看時。躲避不及。正中左臂。幾乎墜馬。卽兜馬翻身。右手暗發一金標打來。光華到處。正中林的肩窩。翻身落馬。幸得左哨把總何英。併力救去。又聽兩勢下喊聲大起。却是趙天王領倭兵。從兩下合圍攏來。把官兵圍得鐵桶相似。正在十分危急。幸得後軍汪鄒龍吉兵到。殺進重圍。與任彥何英併力殺出。林中玉已帶傷而走。正在渾戰。又聽螺聲四起。喊殺連天。江五江七領左右兩屯倭兵。蜂擁殺至。復將官軍圍住。鄒吉正遇





郎賽花拍青驄馬揮日月刀殺來鄒吉欺他是個少婦舞刀相迎交馬數合賽花賣個破綻讓鄒吉一刀砍入懷中他將他身閃過把左手刀逼住鄒吉的刀柄右手刀早飛起當頭落下錚地一聲連肩帶頭砍於馬下官兵大敗自相踐踏汪龍任彥何英不敢戀戰併力突圍而走倭奴隨後趕來勢甚危急聽忽東北上火炮連天喊聲動地一彪人馬如飛雲掣電而來却是嘉鎮總兵褚飛熊聞平湖大戰率精兵三千殺來救應官軍見有了救兵銳氣復振三將復翻身併力殺回褚飛熊拍馬舞刀當先衝殺正遇混江緞江七使鉞鐵棍敵住未及十合江七抵架不住拍回馬就走褚飛熊隨後趕來不防郎賽花看見急取彈弓一鉄彈飛來正中褚飛熊金盔打去了一邊鳳翅吃了一驚勒馬不趕這一場大戰倭奴被馬步軍兵銃打衝踏死者



甚衆。不敢迎敵。只聽胡哨之聲。四下散去。時天色已晚。官兵亦不敢進。逼鳴金收軍。計點將士。鄒吉陣亡。林中玉帶傷。步兵折下三百餘人。帶傷者甚衆。計斬倭首一百八十餘級。褚飛熊與諸將計議道。倭奴狡猾。今小負。卽散。必有暗算。不可不防。傳令各營飽餐戰飯。撥烏銃手四百名。弓弩手一千二百名。伏於營側。把人馬分爲四隊。四下埋伏。營中虛設燈火。仍傳更點。只聽中軍號炮一起。烏銃弓弩齊發。四下殺出。斷他歸路。衆將遵令。各自準備。却說倭奴四散歸屯。江玉來與趙天王計議道。今日他若無這枝兵救應。直叫他片甲不留。料他見我們匹散而走。今夜必無準備。我們一面速去。知會毛海峯。叫他連夜進兵截殺。我們半夜裏前去劫營。包管大獲全勝。得勝後。乘勢襲取平湖海鹽。進攻嘉湖。叫他四下救應。不迭。趙天王大喜。當令



倭奴飽飡嚴裝。準備劫寨。却派赤鳳兒領一枝兵。在後恐有不虞。以便救應。到了三更時分。唧枚直進。到得營前。見營中旌旗不整。燈光明滅。以爲中計。一聲胡哨。殺入營中。誰知並無一人。却是個空寨。趙天王道。莫非連夜却逃去了。江五道必有詭計。可傳令後軍速退。正說間。忽聽中軍一個火炮飛起。各處燈毬火把齊起。霎時間火光燭天。喊聲動地。馬步官軍四下殺來。烏銃如星。弩箭如雨。大刀闊斧。着地捲來。殺得倭奴叫苦不迭。江五夫妻同江七招呼。趙天王率領倭奴突出火林。往盤希奔走。官兵隨後趕殺。幸得赤鳳兒這枝兵救應。倭奴且戰且走。到得天色漸明。倭奴正在困竭。忽聽前面喊聲大起。趙天王道。倘若是官兵。我等休矣。江五道。必是毛海峯的兵到了。正說時。果見前面一片皂旂蓋地而來。却是毛海峯率馬步賊兵二千。



餘人殺到。見趙天王被官兵追至。放過趙天王。當先抵敵。這邊倭兵。又乘勢殺回。官兵追殺了一夜。人馬困之。見倭奴已有救應。就按住不追。褚飛熊見弓弩手。當先射住陣脚。倭寇亦不敢前逼。毛海峯與趙天王。衆人商議。此番不利。今日且暫屯在此。暗傳號令。待晚間悄悄退回盤林。襲出捍海。再圖後舉。計議已定。屯中依然傳更喝唬。挨至三更時分。盡行遁逃。先從捍海出口。分屯附近島嶼。此後常從各處海口左出右入。不時騷擾。且說次日。官兵見倭奴連夜遁去。因收兵各回汎地。鄒吉陣亡。申院題補。話分兩頭。却說陶雲自從丁艱回來。治喪之後。一面發書托本縣郵寄江浦成公。并致殷弟。一面卽崑差持書往大庾縣去接許公。誰知金必顯不勝繁劇。調了撫州府。崇仁縣簡缺已携眷而去。崑差回來告知雪姐十分惆悵。人家勸慰道。



既有所在。便可再差人去接。因此挨過殘冬。到得次年春。同接着江浦成公覆書云。得信後。既關移鄰境。嚴緝兇徒。並無踪跡。惟殷弟得了大功而回。實授太倉游擊。有書請安。弟兄看了十分歡喜。陶電向雪姐道。你殷家哥哥。勤倭有功。如今已做了游擊將軍。又娶了一位有才智的嫂嫂。你道好麼。雪姐聽了。又悲又喜。喜的是義兄顯達。悲的是乾母慘亡。兇徒無獲。陶雲道。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有殺人強盜。沒個報應之理。其時正要差人往崇仁去接俞公。不料這劉老太太。生起病來。日甚一日。弟兄甚是着急。雪姐與兩個嫂子。日夜服侍。雪姐衣不解帶。了兩個月。延醫服藥。直到秋初。纔漸漸好來。况是有年紀的人。病了一時。不能平復。慢慢將養兩三個月。纔漸漸好來。陶雲又經寫書。託本縣郵寄崇仁。去接俞公。亦無回信。不覺又過了殘



冬復交新歲。二月初間。陶雲觀看邸報。見上面有南直應天府學生員邢秀奉旨持授內閣制詔中書一條。因與陶電觀看道。這邢秀莫不就是山東結義的這位麼。陶電道。却奇怪呢。若說應天府學生員邢秀。便是他無疑。如何不由正途。却又特授了中書。報上又沒有題出如何實授的緣由。也容易打聽。陶雲道。應天府學生員邢秀。諒沒有兩個。必是他無疑。這特授中書的緣故。却令人不解。陶電又與雪姐說知。心下十分暗喜。及到二月內。又見邸報上。成公陞了太倉直隸州知州。弟兄心下歡喜道。這不是他弟兄們到同事一方了。真是難得。到了五月中。弟兄服滿。就在本縣報了起服文書。陶雲因與兄弟商議道。將來院省咨文下來。兄弟就可與我相同進京。一來路上。免得我獨自留心。二來好順道探訪邢俞兩家消息。又好到省。覓便。



寄書與俞文。再此番兄弟便好往山東完娶了親事。待我得了缺。看地方遠近。再接取家眷。却不是一舉數便。陶電道。哥哥所見極是。如今且先同哥哥進京。待得了缺。兄弟再往山東。就是陶老婆婆道。你們自然先到山東。你哥哥與你料理完了姻事。然後你哥哥先進京去候補。你等滿了月。再進京不遲。雪姐道。兩位哥哥去時。我還有些自做的東面。寄與邢家姆姆。并章老婆婆。大嬸嬸。蘇家妹妹的。須與我帶去。陶電笑道。這送邢家姆姆的東西。是賢妹切己的。爲兄自當與你致到。雪姐也笑道。蘇家妹妹的。是哥哥切己的。一發該致到了。老婆婆也笑道。這都是你們切己的事。不消說得。只是我這個女婿。怎得入贅來纔好。陶電道。邢家兄弟。若在京做官。還須要告假纔得回來。如今到還有一件事。甚爲不便。大家問道。何事。陶電道。這陶嫂



子前者送了妹子到來。如今若待送他回去。路上又恐不便。若不送去。恐他兩老口兒。兩下牽腸挂肚。却不是一樁難事。月梅嫂聽了笑道。不用三。相公費心。我在這裏兩位老太太。娘娘姑娘。待我如同親戚。在家在此。都是一般。我情願服侍姑娘在一處。明日待姑娘完了姻事。同回去不遲。若三相公。見了我家老爺老頭兒。叫他不用挂心。陶大娘子笑道。梅嫂子說得。且是寬心。不用我們替他乾着急。說着大家都笑了。當下商量已定。只等文書下來。一齊整頓行裝。以及行盤過禮。頭面手飾。綢緞綾羅等件。逐一製辦齊備。到得六月中旬。文書到縣。本縣又請酒送行。親朋相餞。都不在言表。擇定七月初二日。起程。至期拜別老母眷屬。帶了兩個家人。陶霖送到江岸。下船而別。兩弟兄不日。到了洪都省會。此時已知道邢秀做中書的原委。因又





置辦了些土宜要用之物。却找尋不出撫州寄信的使人。因寫下一封書。托交藩司科房。覓便寄崇仁縣金公衙署。省中事畢。卽開船出鄱陽湖口。不知陶雲弟兄。又遇着何事。且聽下回分講。

第三十三回

試金殿犀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爲狼狽



第三十三回

試金殿庫管落珠璣

擾海疆倭寇爲猖獗



### 第三十四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却說陶雲弟兄二人。這日到了南畿。停船在龍江口。陶電卽着家人。雇了一乘小轎。一直往邢公子家來。到得門首。見門上雖無官府封條。却仍然關鎖。因訪問鄰居。都道。如今邢公子與老太太寓居在湖州碧浪湖村。他如今已奉旨持授了內閣制誥中書冬間部文下來。催他進京做官去了。他老太太沒有同去。還在碧浪湖居住。聞得他入贅在一個鄉宦人家。因此不搬回來。如今這里房子縣裏已奉文退還。不是官封的了。陶電又問。這入贅的話。可是真麼。這隣居道。聽得這裏的朋友。人人傳說。自然是真的了。陶電又問。可知此去碧浪湖。有多少程途。那隣人道。近得緊。進了京口。從內河坐船。不過三天。



兩夜就到了。陶電問了備細，謝別了隣人，仍坐轎回船。一路想道：這入贅之說，若果是真，却置雪妹于何地？這事必得親往碧碧湖去走一遭，纔知細底。算計已自一往，哥哥竟先往台庄，弟去了回來，就順道再往俞丈家一訪。星夜趕赴台庄，算來總不出半月之外。哥哥到了台庄，亦不過待我五六天，便到陶雲道，是便是，只是我受過前番驚恐，實怕獨行，你須速去速回，不可耽擱。我從荻浦一帶沿河等，你到處馬頭貼下招知，省你查問，省你趕不及。總在台庄馬頭左右寓所等你。陶電應諾，當下只收拾了一個小小被囊，并送邢母的物件，一包零碎盤纏，隨身箭衣鸞帶，挂了一口防身寶劍，却要另雇一隻小船前往。看這沿岸一帶停泊的大小船隻頗多，問時都怕下河，倭寇作亂，不敢前去。內中有一隻小船，躡出一條大漢來，看了陶電問



道。客人要往那裏去。陶電道。往湖州碧浪村去。那漢道。如此坐我這小船去罷。陶電道。我有緊要事。須星夜前進。這小船甚好。因說定船錢。隨辭了兄長。叫家人將被囊取過。催令開船。這邊陶雲先往台庄不提。且說陶電所雇這個船戶。姓武名進。年方二十有二。生得身長力大。鐵面劍眉。細腰闊膀。原是京口人氏。與人賭力。雙手曾舉起春米的大石臼。與殷雄家前街後巷。只隔里許。常相認識。後來聞殷雄發迹。幾次要去相投。圖個出身。只爲母親年邁。不能放心。只得忍耐時日。仍駕這隻小船營生。供養老母。曾有倭線的奸徒。勾引他入夥。他立志不從。今日見陶電雇他的船隻。看他狀貌非常。心中暗想。這客人。到像是個好漢。不知他胆量如何。因一面搖着櫓。一面說道。客人住碧浪湖去。如今那裏聽得正是倭寇作亂的時候。來往客船。都



不敢亂走。客人必要前去。倘若遇着倭寇如何了得。陶電道。你既如此胆怯。就不必雇船與我了。武進尋思道。我去試他。反來試我了。因道。我却不妨。這隻小船。又無貨物。隨處可避。只恐客人耽心。陶電笑道。我隨身也。只有一口利劍。並無別物。不必你心焦。只自放心前去。那倭奴料沒有三頭六臂。倘若遇着了時。却是他悔氣。好叫他飽我的利劍。武進道。那倭奴來時。成千累百。客人總有本事。只怕單拳不敵四手。陶電道。卽有千百倭奴。也不在我心上。你且放心。莫怕。武進道。原來客人有如此本事。到是小人失敬了。因說起我隣里有個殷將。因爲拿了一起大盜。救了一個過路的官員。因此就得了把總。後來又勦倭有功。如今現做了太倉游擊將軍。我幾番要去投他。圖個出身。因爲有老母在家。不敢遠出。陶電聽了大喜道。你原來與殷將



軍相識。你却不知我與殷將軍是結義弟兄。他所救的那官員。就是胞兄。方纔那大船內的便是。因從山西任上。丁艱回家。在這裏涼山地方遇盜。得他相救。如今我因有事在身。不得前去會他。你若有志上進。我寫一封書與你去投他。再無不重用你的。只不知你可有些本事。武進道船傍這根竹篙。便是小人的傢伙。相公若有用我處。也可助得一臂之力。陶電笑道。這根竹篙能有多重。如何算得傢伙。武進道。相公請舉一舉。輕重如何。陶電因取在手中。掂了一掂。道。去得。原來是個鐵心攢竹的篙子。道。你有這般勇力。豈可埋沒在這篙工隊裏。我此番原是往碧浪湖探望親戚。隨卽就要轉來。你何不稟知你母親。相同我去。與你做個朋友。包管你有個出身。只不知你家中還有何人。武進道。家中還有一個叔伯哥子同居。也是與人駕船。



第三十四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六

度日。只可自圖衣食。不能顧我。陶電道。既有這個哥子同住。便好相託。至於你母親的用度。都是我與你安頓。不知你意下如何。原來武進心中。只存念着一個殷雄。又不知陶電本領性情如何。一時不敢應承。因答道。承相公一番好意。且待回來。與老母商量。陶電笑道。我知道你心事。只恐我萍水相逢。心口不應。不敢倚託。這也難怪你。且到回來時再處。萬一你母親不願你同去。我留下一封書。與你去投殷將軍。他那裏正是用人之際。也可圖得事業。武進見陶電說着他心事。因道。只恐老母不依。小人並無別意。說話間。風水順利。已過金山。此時倭寇作亂。沿江都有汛兵防守。過往船隻。到了京口。盤話甚嚴。陶電小舟。進得下河。只聽上來船隻。與兩岸行人。紛紛傳說。倭奴又進海口。沿途殺掠。已過嘉松來了。官兵打了幾仗。不能取勝。如今





分道截劫客船下水。船都去不得了。陶電聽了。心中埋怨邢秀進京時。如急促令武進不分晝夜兼程而進。到得震澤地方。只聞民船擁塞而上。號哭之聲不絕。陶電喝問。多說倭寇正在九里唐。截殺客船。不要前去。陶電惟恐邢家遭難。心如火焚。自己幫着鼓棹如飛直進。只聽前面喊殺呼號之聲震動天地。原來這倭寇數千乘夜突入鶴頸塘。襲攻鹽海城不克。便分爲數枝沿河殺掠而來。所過村鎮焚燒劫殺慘惡異常。駐防官兵有相拒者。却寡不敵衆。胆怯者望風而逃。以主倭寇流毒更甚。分屯沿河白沙鸞柳塢等處。肆無忌憚。來往民船盡遭劫掠。只恐官軍截斷歸路。却不敢輕過對岸。以此湖郡一帶不遭其毒。已是惶惶震動。這日正值一隊倭奴約有數百。邀截河路。搶奪船隻。把上下客船三百餘號。趕入九里盤塘來。惟空載小舟多。



得逃脫。凡有截河路搶。便逐船殺掠。這時正值陶電小舟飛到。見前面船桅林立。喊哭震天。陶電道。見死不救。義勇安在。回顧武進道。小舟不堪施展。你若有胆量。跟我上大船殺賊。武進答應一聲。把小舟直撐入船林裏來。陶電瞥見一號大船。桅竿上有太倉州正堂旗號。大驚道。莫非正是哥哥結義的成公。却如何在此。因執劍在手。湧身一躍。便從梢上了這大船。探身入來。只見梢船上男婦數人。抱頭大慟。只叫饒命。陶電道。我非賊寇。不得驚慌。因見前艙有六七個倭奴。正在搶奪行李。陶電大喝一聲。劍起頭落。連截兩倭。衆倭出其不意。一擁出艙。陶電復刺倒兩倭。其餘奔出船頭。又被武進在船頂上用擗鐵竹篙。戮下水去。各船上倭奴。看見大噪起來。一時聚集四面來。攻陶電。舞動寶劍。如一道練光罩體。只因船窄小。不能踴躍。倭奴稍



近前的。便剝下水去。武進在船頂上。輪起丈八長篙。左旋右轉。倭奴不敢前逼。正在相持之際。只聽東北角上。火炮連天。倭奴忽相驚顧。原來却是駐劄乍浦海防兵備道。來信與海鹽城守都司萬士雄督官兵千餘水陸並進。這萬雄是一員勇將。倭奴兩番攻打海鹽。都他殺退。其時因兵卒不敷。只好保守城池。不敢遠戰。都是雷兵備見倭兵肆毒。切齒痛恨。因盡率本標防兵五百名。飛檄知會萬都司。合兵進剿。已殺退兩處倭奴。又從這裏殺來。其時羣倭正聚攻陶電。忽見官兵殺到。胡哨一聲。都棄船登岸。前來迎敵。這邊官兵火銃在前。弓弩繼後。倭奴抵當不住。奪路向白沙灣一帶招呼各屯。仍從頭頸塘遁去。官兵奮勇趕殺了一程。因無後繼之兵。且海鹽乍浦俱係要地。因此不敢窮追。仍收兵各歸本處防守。彼時陶電見官兵得勝。因恐



惹事。便不向前。但見這些客船上。也有打劫一空的。也有被殺害的。有婦女被淫污的。也有畏懼投水自盡的。倭奴雖去。尙見號哭之聲。不絕。陶電正要動問本船客人姓名。只見船頭鑽出四五個人來。却是家人水手。艙中走出一個少年。向船頭倒身下拜。陶電急忙扶起。因問足下貴姓。這少年道。小弟性成。家君現任太倉。因同老母賤內兄起。浙江前往任所。誰想在此遇着倭寇。自分喪身。不料遇着恩人相救。真同再造。陶電聽了。哈哈大笑道。真是有緣。因先令家人水手。將四個倭尸。攬入水內。把血迹拭除乾淨。却得了數口精練苗刀。都交與武進。因向艙中對成公子道。我姓陶名電。家兄陶雲。原任山西曲沃知縣。丁艱回來。曾在令尊署有月餘。因與殷將軍三人。結爲兄游擊。殷將軍相救家兄。在令尊署有月餘。因與殷將軍三人。結爲兄。



弟今因服滿。同家兄進都候補。我因繞道。到此探親。不想得遇足下。豈非有緣。成公子道。如此說。是叔父行了。復又下拜道。請問叔父如何。往那裏去探親。陶電道。就是碧浪湖。離此不遠。因望公子到署。爲我愚兄弟致意。令尊并殷將軍。說他令妹。現在我家。不必挂念。日後再圖相會。因看武進道。你若往太倉。豈非順便。成公子因問。這位壯士尊姓高名。陶電道。這就是我所坐船主。姓武名進。胆勇過人。與殷將軍。却是隣里。他將來正要去投他。圖個出身。公子去時。可先爲他道及。成公子道。既承壯士相救。正要圖報。豈敢忘大德。說話時。成夫人領着媳婦。並一個小公子。同出外艙來道。多感恩叔相救。欲屈駕同這位壯士前往任所。不知可否。說着。卽叩拜下去。大娘子與小相公。俱在後拜下。陶電卽忙下拜道。却是老嫂。如何敢當。成夫人道。



若非恩叔相救。一家性命。已是呼吸不保。如今只算如再生了。拜罷起來。陶電道。家兄原要往太倉。一望大兄。因領有咨文。不便耽擱。今先往台庄相等。我因探親到此。已訂定往返日期。卽要趕到台庄。爲此星夜趲行。不能耽擱。將來俟家兄赴浦。若得江南之缺。便相會有期了。說畢。就要相辭過船。成公子知挽留不住。因道。叔父之大恩。路途之中。小姪竟不能盡一敬意。只好容圖後報。成夫人也道。我母子們一毫莫報。實是慚愧無地。陶電道。後日正長。尊嫂休如此說。因向成夫人一揖。卽過船去。成公子還要謝武進時。舟已如箭而發。成公子只說得一聲。叔父得便。務乞到太倉。與家君一叙。陶電答應聲中。船已去得遠了。這邊成夫人母子婆媳。并家人水手。感激不已。整頓船隻。前往太倉不表。且說陶電到來。小舟甚速。又值順風。當晚卽到。



了湖村泊住了船。原來此地接連嘉郡。惟恐倭寇來犯。新設把總一員。防兵四十名守禦。夜間沿堤。俱有哨兵巡緝。瞥見陶電小船停泊。便來查問。陶電向他說明。這汛兵知是邢中書親戚。說聲請便。轉身去了。此時武進已拜服陶電英雄本領。因此將行李收拾道。我與相公負去。陶電道甚好。當下已是黃昏時候。遂一同上岸。向村人問那家住處。村人指引道。投東去。那一帶高大房屋。就是陶電道謝。卽與武進投東村來。將及里許。卽望見一帶高樓大廈。到得門首。見大門緊閉。卽便叩門。裏面問是誰人。陶電道。江西陶電。特來探望。又問探望誰人。答道。是邢老夫人。少頃却是邢忠攜燈出來開了門。却不認得陶電。又問相公是從那裏而來。陶電道。我陶姓。從江西邢太太可。在這裏。邢忠道。正是這裏。口中答應。心下却一時記憶不起道。且請



第三十四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一四

在客位。少頃坐我進去稟知。及走了幾步。忽然記起。復身轉來。相公莫不是在山東。與我大相公結拜的陶三相公麼。陶電笑道。正是。邢忠道。老奴一時記不起來。竟請相公到書房裏少坐。我去稟知老太太。大出見。却是到此難得。因問武進。這位可是相公同來的麼。陶電道。這是船上駕長。送我來的。邢忠道。廂房內有燈火。大哥請在裏邊歇息。我就出來陪你。陶電因命武進。將行李也放在廂房。待吃了飯。回船去照管。武進應諾。當下邢忠引陶電到書房內坐下。卽往裏傳稟。陶電看見屋宇華麗。因想道。纔做中書不久。却就住這般華屋。或者莫就他人贅的岳家。也不可知。正在尋思。只見邢忠出來道。老太太請三相公到後堂相見。有一個小丫頭。打着個燈籠。領陶電進廳內。座裏但見院宇深沉。房舍窈窕。雖不是王侯甲第。却也是富貴門楣。





陶電隨燈緩步進來。陶電到得內堂，見邢夫人已在立待，因卽上前叩見。邢夫人連忙請起，因還了半禮道：「三相公路途辛苦了，問府上令堂老太太並尊嫂們，諒多納福。」陶電道：「家母家嫂雪妹都囑請伯母的安，只不知老伯，幾時搬居在此。」小姪一來請安，二來正要問別後的原委。邢夫人道：「一言難盡，當卽分付邢忠先叫廚房收拾便飯。」因說自從前年三相公起身後，愚母子候到第二年夏間，總不得一信，又聞對頭已去。五月間就叫辭了章公，回來了揚州。恰好遇着家中報信的人，纔知對頭未去。家中房屋又被封鎖，路途中進退兩難。因爲老僕住在此間，只得到這裏暫住。你兄弟也曾到俞家探問，纔知三相公有書交與他隣居周老人託寄。誰知這周老人死了，這封書竟不曾寄到。後來因賃這唐鄉宦的房子，不想我內姪



女當時遭族惡之害。却正在此間。這唐公是兩榜出身。極重義氣。夫人又甚賢德。極承夫婦將內姪女認爲義女。待如親生。後來老身會面。叙說起來。幸姑姪得相認。又承唐親家不棄。如將他許了你兄弟。舊年冬間。催逼着完姻了。陶電初時。以爲邢生又娶。却是負盟及聽。到骨肉相逢。因親做親。甚是難得。又想到父親顯靈。原說雪妹不宜。預占有妨親疎。正是爲此。便道。天涯海角。骨肉相逢。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了。又以內姪女做了媳婦。親上加親。極是難得。明日還要請見邢夫人道。這是弟婦。理當拜見。說話之間。飯已端正。邢夫人就令搬在這裏。三相公竟請自用。因叫丫頭用大杯斟酒道。倉卒便飯。不要見怪。陶電道。老伯母不說客話。請尊便。小姪自用。邢夫人道。老身在這裏陪着。正好說話。因說起前年起身時。你章叔有與你并俞公的。



兩封書因乏便人不曾寄去。還在這裏存着。明日取來交還。陶電道。天各一方。若無的便。寄信實難。一面說話。一面自斟自飲。吃過一二十杯酒。用完飯。收拾過了。他兄弟進京後。可曾有信回來。如今唐公却在那裏居住。邢夫人道。去年冬間。唐公選了山東甯海縣知縣。十一月初。挈家上任去了。他兩夫妻也有一位小姐。又無親族。因此把家事。盡付你兄弟料理。誰知唐家起身後。你兄弟又得了官。進京去了。如今只有我婆媳兩個。督率家人。在這裏照管。幸虧弟婦賢能。不消我費心。前月你兄弟寄了一封家書回來。說引見時。皇上面試了他一道郊天表章。甚是合式。又蒙內閣程公十分關功。老身倒也放心。只是如今倭寇作亂。這裏地方。日夜耽心得緊。不知將來怎樣。因問雪姑娘。在府上可好。梅氏近日可健。陶電道。小姪自同雪妹到。



了江南。纔知俞丈同他親戚往江西任上去了。因留下一封書信。二兩盤纏託他緊隣周老人寄去。誰知這周老人死了。竟不曾寄去。及到伯母府上。又見房屋被封鎖。因此只得同了雪妹梅嫂回家。自到家中。母親十分憐愛。一房同住。片刻不離。家嫂與姪兒女們。沒一個不歡喜敬愛。老母去歲得病。全虧雲妹衣不解帶的服侍。真是難得。後來耑差人到南安府去接了俞丈。誰知他親戚又調了撫州。至今父女未曾會面。雪妹常心中挂念的。便是俞丈與老伯母兩位。小姪來時。千叮萬囑。與伯母請安。還有自己製作送伯母的東西。帶在此。邢夫人聽說。不覺兩眼酸酸欲泪道。我也是一般記念他。只爲路遠。迢迢不能通信。從前原有相訂的言語。不料如今。又有更張。只恐將來不能如願。陶電道。伯母竟請放心。雪妹却一心甯耐。矢志不移。諒



俞丈也無不樂從。只要伯母作主。弟婦無言。爲官作宦的人。三妻兩妾。也是常事。就是梅嫂在舍下。也十分相得。他是深知原委的。說明日等待姑娘恭喜。纔一同回來。邢夫人道。這也難得。如今你只個弟婦。是最賢德的。他常常對我說。你兄弟不止一妻。相守的到。只恐雪姑娘知道。心中不喜。陶電道。這一發不然。當日父親之言。原與雪妹說過。雪妹已自知不宜預占。現已應驗。豈有不悅之理。邢夫人聽說。轉愁爲喜道。若果如此。到是老身的造化了。陶電又問道。伯母方纔所說。弟婦如何便知。兄弟不止一妻。相守的。邢夫人笑道。他不過是預料的話。因問三相公。幾時往山東完娶。陶電因將此番服滿。同兄長進京。并到這裏的原故。說了一遍。邢夫人歡喜道。三相公不遠千里而來。老身感激無地。今去完姻。老身還有些微物帶去。若日後



第三十四回 重義氣千里冒兇鋒 救急難一身衝險隘 二〇

搬親回來。務必要到這裏住些時。切不可徑自回去了。陶電道：小姪一定要同來請安的。因說今日見過伯母。明早就稟辭起身。邢夫人道：三相公千里迢遙到此。總有要事。也須屈留三天。陶電道：已與家兄訂定日期。況到了山東。還要耽擱。領有咨文。是不可久留的。邢夫人道：如此。明日一天也罷。因分付邢忠。將三相公行李搬在內書房。路途辛苦。請早些安歇去了。當下再叙罷。說罷回房。此時武進已是邢忠相陪酒飯。後已是回船安歇去了。當日邢忠掌燈。送陶電到內書房來。明日再與相公磕頭。老婆子在三相公府上。不知可安好麼。陶電道：原來你就是老掌家。梅嫂在那裏。甚是相得。邢忠暗暗放心。欲知陶電在邢府留宿情形。且聽下回分講。



### 第三十五回

演雙刀船駕獻技

試鐵篙英雄逞能

却說陶電對邢忠說。梅嫂如今與姑娘們都是同棹吃飯的。身體亦甚健。來時叫我致意你。不須掛念。他說日後要與姑娘一同回來的。邢忠道。承老太太娘們的抬舉。但只恐在那裏攪攘。陶電道。只是怠慢他。邢忠將被褥鋪好。隨即出來。這邊陶電安歇不提。原來邢夫人與陶電在內堂說話。大娘子那時早已在暗室中。看見陶電。氣概不凡。及邢夫人進來。因說陶公子將來必然顯貴。目下正喜氣重重。不出一年。定食天祿。只不知何故。面上帶着一般殺氣。未退。明日母親問他。路上可曾有惹氣的事麼。邢夫人笑道。明日待我問他。試你的眼力。一宿無話。次日陶電起來。盥洗畢。取出雪姐送的東西。却是



一個小小綢袱。用針線縫好的。上面小小一條紅簽。寫着乾娘安啓。四個小字。格外有四疋細葛。是陶電送邢夫人的。都叫小丫頭送了進去。邢夫人當下將綢袱拆開。裏面却是兩雙藍緞子挑線的膝襪。兩雙石青素緞鞋。一封不緘口的書函。上面叙說拜別後。記念情節。後面有矢志前言。終身不易的話。邢夫人一面看。不覺兩眼澄澄。淚落。看畢。遞與大娘子道。怎叫人不想念。大娘子道。原來這位姊妹。也是能書識字的。明日母親寫回書與他。就把女兒的心迹。與他說明。使他放心勿慮。邢夫人道。你就與我代寫之。邢夫人出到書房。就將章公從前所寄之書。交給道。三相公起得恁早。如何又要你費心。陶電道。這是那邊土產。不過千里鴻毛之急。因將書拆開看了。上面也是叙別。後挂念如何。並無回音的話。就念與邢夫人聽了。邢夫人道。





雪姑娘與我的書。就與三相公所說一般。明日老身與他一封書。叫他只管放心。這等不得已先娶的情節。諒三相公也克轉言。又道你弟婦要出來拜見。陶電道。不須勞步。竟到裏邊見罷。只是不知。不會備得禮來。邢夫人道。不消。因領陶電到上房來。這邊大娘子正待出來。看見老母同陶電進來。即便退進裏邊。在首站立。丫頭在地下鋪了拜毯。大娘子口稱三伯。端端正正。朝上四拜。陶電還禮畢。道。不曾備得禮。只好補送了。大娘子道了謝。因問了老太太並兩嫂嫂。雪姊姊的安。說了請坐。繞退入內間去了。陶電道。恭喜伯母。果然一位賢能弟婦。說着。就要出來。邢夫人住坐下。因叫丫頭取茶點心來吃。因問三相公。昨日在路。可曾着什麼氣來。陶電見問。却一時不解。何故。因說。昨日中途。正遇一隊倭奴。劫掠客船。內有一船。却是結義弟



兄的家眷。恰恰小姪遇着。因大怒。砍殺數人。隨有官軍到來。將倭奴殺退。幸得保全。其餘客船。遭劫殺的甚多。只有此事。別無惹氣。不知伯母如何問及。邢夫人却笑而不言。當下吃過了茶。陶電因說起。我雇來的那個船家。却是一個好男子。殺倭寇時。虧他出力相助的。今在湖口守船。須邀他來吃飯。邢夫人道。不須三相公費心。我已着小家人前去邀他。就同他把船移到後墻門來。省得遠去照料。因說這裏。後門外。便是湖汊。沒人往來的。而且上船。便是一個花園。如今早桂盛開。老身只收拾三兩樣。嘎飯。在晚香亭上賞桂。只是沒人相陪。因帶了小丫頭。同陶電到花園裏。內觀看。未到園亭。已聞得桂香撲鼻。進得園來。邢夫人即着老園公。開了後門。看三相公的船來了。叫他。他就停泊在門首。酒飯送到船上。請他甚是近便。因就請陶電在花



廳上吃早飯。叫小家人伺候吩咐畢。邢夫人回進上房。對大娘子道。你的相法。實是不差。昨日他果然殺了數賊。只是日間之事。如何到晚還有殺氣。大娘子道。凡是殺戮大事。須過一晝夜。氣色纔轉。方纔稱贊。那個船家。不知相貌貴賤。邢正何如。邢夫人道。明日送他出後門時。自然看見他了。這日婆媳兩個。商量寫了一封家書。并將送章宅的東西收拾停妥。邢夫人還要與雪姐寫回書。大娘子道。寫書容易。但他此時到山東完姻後。又要進京。想來總未得回家。帶去也是無益。不如等他轉來時。到這裏帶去的。爲是他若肯許應了。是決不爽信的。邢夫人道。你見得極是。當午設席。在晚香亭上。邢夫人叫丫頭送了三杯酒。看上了兩道菜。道。三相公請自在飲幾杯。老身暫且不陪。陶電道。伯母請便。小姪必不作客。邢夫人又分付小家人殷勤。



伺候。纔轉身回房。一面又搬送酒肴到船上去。請武進暢飲。且說陶電見邢夫人以至親相待。心中歡喜。對著桂花開懷暢飲。了一回。因問船上可曾吃酒。小家人道。已送到船上去款待了陶電。此時已覺有幾分酒意。因索飯用畢。又在四下游玩了一回。因踱出後門來觀。看正見武進在那裏舞刀頑耍。因問道。吃酒不曾。武進收了手道。承這裏老太太所賜酒飯。十分豐盛。因此吃得醉了。陶電道。今晚再過一宵。明早一准起身。因說。我看你方纔所舞的刀法。尙欠傳授。只好舞弄頑耍。却上陣交鋒。不得。若遇識者。豈不見笑。因乘着酒興。撩衣束帶。接過雙刀。擺開脚步。使動身法。舞得那兩口苗刀。如兩條雪練盤旋。看得武進眼花撩亂。此時邢夫人却閃在門口觀看。因教小王妃媳婦。悄悄的請了大娘子來。看看陶電舞了一回。刀對武進道。這雙



刀係對面交鋒。短兵相接所用。馬上交鋒。必用長鎗爲主。其餘兵器。俱不出此兩般用法。你既能使那竹篙。便可學習長鎗。你取那篙來。我使一路鎗與你看。武進欣然到船上去。取了那鉄竹篙。到來。陶電接在手中。雖不叫重。亦頗稱手。因把來當作長鎗。使一個身法。就地一轉。打了個大蟒翻身。然後使開身法。舞出那三十六路梨花鎗法。真是寒風颯颯。從天降。冷氣紛紛捲地來。使到了精奧處。把篙一攪。打起一個花頭。有車輪大小。誰知這鐵心練得不精。陶電使得力大了。只聽得豁喇一聲。那篙倒折倒了。二尺有餘。陶電收住手。笑道。偷在陣上。豈不悞事。這終是練鐵不精。以致斷折。武進拜服在地。道。偷得隨鞭執鐙。願拜爲師。陶電扶起道。以你膂力。儘可習學。武進道。小人常時使弄。以爲十分合式。誰知禁不起相公的神力。陶電道。你還



不會見山東一位章老爺。他使的鐵鎗，還重十多斤，使起來，真是神出鬼沒。我此番正要到那裏去。你若肯同往，何愁武藝不精。武進道：小人情願相隨，只恐老母不從，也是無奈。且待明日到家，與老母相商。若得應允，便可服侍相公同往。且說陶電使鎗時，邢夫人婆媳俱在觀看。及使罷，鎗大娘子先已進內。陶電起初只道是些家人媳婦。丫頭們觀看，後來見邢夫人也在內，便道：小姪顯醜，好叫伯母笑話。邢夫人道：演習武藝，原是分內的正事。老身却初次看見，雖不知其中奧妙，實是怕人。武進也過來，與邢夫人謝擾。邢夫人道：家中無人，待慢莫怪。分付小家人，就在後院房內，留駕長吃茶。晚兒再吃酒。消夜當下，邢夫人因邀陶電，仍回後堂坐下。因道：老身原要寫一封回書，并有你弟媳寄與你雪妹的兩件微物，若此時帶去，惟恐一時不



能寄回。不若等三相公恭喜回來時，帶去罷。陶電道：伯母所見極是。此番小姪往山東，完了姻事，就要進京。况家兄得缺，遲早遠近，都不能預定。總是小姪回家眷轉來時，一定到伯母這裏來請安。那時帶去不遲。若伯母有家書，寄與兄弟，小姪就好帶去。邢夫人道：前月已有書寄去。如今還有一封書，煩三相公到京交與兄弟。只說家中俱各平安。只是三相公日後不要徑自回府，不肯同到這裏來。陶電道：伯母尊前，豈敢不應口齒。邢夫人笑道：諒三相公是決不失信的。因叫小丫頭取出一封家書，一個小包袱，一封程儀，一封賀儀，交與陶電道。這是一封家書，一個小包袱，是送章老婆婆與大嬸子蘇姑娘的。微物說我婆媳無時不爲記念。這是一封不腆賀儀，因買不及甚麼東西，權爲折代。格外幾兩銀子。三相公路上打尖零用，不要推辭。



若一推辭，却教我慚愧。陶電見說，不敢推辭道：小姪竟拜領了。因說將來，但願家兄補在江浙山東便好。時常往來，又說起兄長。當初從山西回來，被盜的緣由。如今這般家賢弟，已陞到游擊將軍了。只是雪妹因爲他乾娘冤仇未報，切齒痛心。邢夫人道：這是自小撫養他大來的，就如親娘一般。想起如何不傷心。又道：三相公眼力不差。當日你結識了他，他恰恰的就救你了。令兒他若知道妹子還在，却也一悲一喜。陶電道：正是從前已曾有書通知他。前日又說成公子寄口信與他，諒他已早知道了。邢夫人道：三相公所結識的人，都不錯。方纔那個船駕長，日後大有發達的。三相公若肯帶挈他，日後到是一個好帮手。陶電道：這人胆力都去得，只不知他心地如何。邢夫人道：必定不差。陶電道：伯母何以得知。邢夫人又笑而不言。陶電道：





伯母兩次說話有因。却不與小姪明言。莫非伯母精於相法。邢夫人笑道。老身一些不知。到你弟婦說的。他却能識人的窮通貴賤。言無不中。方纔却看見那個船家。說他到是個有胆量的人。日後必當發達。陶電因想起道。自從小姪在山東。曾聽得說弟婦的生母。原非凡人。如此說弟婦也是通仙道的了。到不曾請教得我將來際遇如何。邢夫人道。他已說過。大伯是富貴中人。昨日因見你面上。帶着殺氣。因此今日問及。果然路上有殺倭之事。陶電嘆道。我只以弟婦爲閨門賢淑。原來竟是巾幗奇人。可敬可敬。說話之間。天已漸晚。邢夫人叫收拾果菜。就在這裏吃酒。因道。此番三相公有正事在身。不敢久留。若然無事。便要留在這裏。保護我們。待倭寇平靜了。再送起身。陶電道。此間風景甚好。料倭寇也只在沿海地方作亂。不敢遠離巢



穴。惟恐有官兵截斷他歸路。且這裏今有兵防守。料得無事。况府城咫尺。倘十分緊要。尚可暫避城內。只恐這防守官兵。沒有胆略。倘若是個有胆略的。操集本村義勇。申明號令。沿湖一帶。協力把守。一遇有事。併力向前。這千百倭奴。何懼之有。邢夫人道。有智謀者。意見多同。這裏有一位嚴先生。却是個道學高人。兩月前。多虧他與防官商議。也與三相公所說一般。如今已聽說挑集了二百多人。天天操演武藝。施放弩箭。立了賞格。糾富有之家。量出糧米酒肉犒勞。四下設立梆鑼爲號。每夜派人巡警。如今村中。賴此壯胆。只怕倭寇人多。勢大。終覺就憂。當下擺上酒來。陶電一面說話。一面飲酒。邢夫人又分付小家人搬酒肴請武。駕長勸他多飲幾杯。這邊陶電約飲到七分酒意。便止住不飲了。欲知陶電起程北上。有何分教。且請下回分講。




### 第三十六回

投針芥歸路稟慈親

作書函臨岐薦壯士

却說邢夫人對陶電道。明日三相公吃了早飯動身。不必太早。省得船上早飯不便。陶電道。小姪遵命。邢夫人當叫邢忠掌燈。送往內書房安歇。一宿無話。次日凌晨。婆媳們起來。分付家人收拾早飯完備。一面先叫搬與武進用過。這邊陶電已將行李收拾端正。交邢忠先搬送到船上。又與了邢忠二兩銀子。小家人小丫頭。每人一兩。廚房媳婦們。一兩。大家都磕頭謝了。邢夫人道。怎麼又要三相公費這些賞賜。陶電道。有勞他們表意而已。當下吃畢早飯。邢夫人又再三囑託。叫你兄弟常時信回寄來。省得家中記念。并叫他有便中。再與丈人通個信息。使他那裏放心。陶電領諾。卽拜辭了邢夫人。又謝了大



娘子就從後墻門下船。此時婆媳一同送出後門外。武進又過來再三謝擾。然後解纜上船。看着鼓棹而去。不說這裏婆媳并家人都感激陶電子里探親的義氣。且說陶電的小舟晝夜兼程。不日到了京口。在埠頭泊住了船。武進對陶牛道。相公請少待。小人回家稟知老母。若肯許我相隨。小人就把船隻交與哥子收管。我與相公另雇一船同去。若老母不依。小人也要送相公到台庄。再回陶電道。極是因向囊中取出原帶來的一個銀包。約有十來兩。一併遞與武進道。身邊並未多帶。你且將此與你母親在家用度。武進道。小人如何敢受這許多。陶電道。幾兩銀子。何必推却。武進謝過。拏着銀子。一直回家來。這日適值他哥子武連也在家中。便問前日有人說你送一客人在湖州去那裏。正是倭寇作亂的時節。叫我好生記念。只恐你倚着



自己氣力。撞出禍來。武進遂將送陶客人。遇倭劫掠客船。救了他親戚一節。向母親訴說一遍。因說這個陶客人。真是個英雄好漢。他哥哥現去補官。承他一力勸我同往。圖個出身。先與我幾兩銀子安家。今特回來稟知母親。他母親未及開言。武連便道。據這陶客人。有這一身本事。如今自身尚無出身。况他哥哥。不過補個縣官。如何就扶助得你起來。且又不曾與你見面。知他心意如何。况且你去做上。不是做下。不是依我說。還是不去。是他母親聽了。這番說話。也就道。你哥哥的話。却說得是。若要圖出身。還是到大官府衙門去。纔有個指望。你從前說殷將軍那裏。我尚且不叫你去。如今又何必同這相識的客人。遠走他方。况且我風中之燭。早晚倘有些病痛。叫誰人服侍。說着。兩眼汪汪欲泪。武進見母親如此。也不敢再言。因道。母親卽是



不肯兒也就不去了。但如今收了他的銀子，必須送他到了台庄纔好回來。武連道：「這個應該。他若不依，你只收了應得錢，餘多的退還了他纔是。」武進道：「看那客人却不是慳吝的人。他與殷將軍是結義弟兄，曾許寫荐書我前去。定然重用。况前日途中救的，又是現任太倉知州的夫人公子，與這陶客人又是親戚。我也同見過面的。若去時莫愁沒有機會。我如今且去與陶相公說明，再作道理。因拿了原銀，仍到船中，把母親不允的話說了一遍。因將銀子送還。陶電笑道：「既是你母親不依，也難怪你。這幾兩銀子，你便留在家中，何必又帶轉來。你可速將回去，交與你母親，就來開船，送我到台庄。我寫一封書與你，去投殷將軍，也好圖得事業。」武進應諾，仍到家中，將銀子交與母親，囑託哥子照料，復轉身回來。即開船出了京口，剪江從荻浦。



而來到了馬頭停泊了船。陶電上岸去。到俞家門口。見大門依然鎖着。問壁周家小店。已是不開。大關門閉。動問隣居。都說周老人已死了。三個年頭。俞先生並無音信。陶電明知訪問無益。仍復下船。一路竟往台庄而來。凡到馬頭。果見有紅簽招知。上寫江西萼輝堂陶。於某日過此。陶電算來。已是追趕不上。因此也不去看那招。知星夜兼程。小舟迅速。不日已趕到台庄馬頭。陶電上岸。找尋寓所。不及數箭之地。見轉灣口一家墻門上。有萼輝堂陶寓此的紅簽。陶電進內。早有一個家人瞧見。迎將出來道。三相公來得果快。老爺往市上去也。待回來。不一時。陶電已至。弟兄見過。陶電道。我聽得來船。都說嘉松一帶。倭寇截劫客船。恐怕你在那邊耽擱。甚是心焦。不想你却來得神速。陶電因將得遇武進。途中協力救了成公家眷。并見邢母。大概



說了一遍。陶雲大喜道：「難得難得。當時殷弟救了我的患難，却是你與他結義在前。今日你又救了成公的家眷，却是我與他結義在前。豈非天涯奇遇。明日殷成二位知道，也顯得你的本領。到了都中，那弟也見你千里訪尋的義氣，只是如今這個姓武的，却埋沒了他一番出力。你該給識他回來，纔是陶電道。如今現坐他的船隻到來，已再三勸他。他到也情願相從，只爲他母親年老不肯放他遠去，他也是無奈。他與殷弟是隣里幾番要去投他，也爲老母而止。我已應許與他脩書一封，叫他另日去相投，也顯得我們眼力不差。况成公家眷俱認得他去時，大有機會。陶雲道：「如此說，這人不但胆大過人，却還是一個孝子，一發可敬。這寫薦書極其容易，當卽吩咐家人去搬取三相公行李，并請那姓武的駕長同來，不許他輕慢了。家人答應。





而去。陶電又說這邢母認親娶媳一段奇緣。如今這位娘子不但賢能。且識得人的窮通貴賤。雪妹之事。他却早已知道了。原說邢弟相上不止一妻。因此并無嫉妬。并有書物要我回時與他寄去。陶雲道。原來有這許多委曲。真是難得。然話時。武進已到。陶雲不待他進來。就迎將出去。一把手拉住道。果然是一位壯士。實是有屈。武進道。承三。相公十分愛下。只是小人無緣。不得相從。倘日後老母見允。便當相投。當下武進便要叩見。陶雲拉住。十分讓坐。武進却唱了個無禮喏。方纔坐下。陶雲細看武進時。生得鐵面劍眉。目光如炬。雖然目下孤寒。可定他時發達。因想起從前吃了那場大虧。若得有這人作個心腹伴侶。便可到處放心。因道。足下雖然目前有屈。但英雄豪傑。崛起草茅者不少。足下有這般胆勇。何愁不得發達。武進道。得老爺提



拔便是。小人有達了。陶雲道。足下再不可如是相稱。我們只以朋友相處。纔是當下擺下酒肴。陶電叫取兩個大杯來。待我相陪。武進見陶雲又是這般相待。心中甚喜。也就不十分拘謹。開懷暢飲。真如鯨吸。武進飲到欣暢時。道承二位不鄙微賤。如此相待。他日卽有赴湯蹈火之命。也不推辭。陶雲道。朋友原以肝胆信義爲重。他日足下若有緩急。愚弟兄也儘可爲力。當下武進也飲到有七分酣意。天色已晚。便止住不飲。取飯來吃了。便要告辭回船。兩弟兄道。本當相留。恐船中沒人照料。明日早來一併拜謝。說着大踏步去了。陶雲道。好一個爽直壯士。若得他做個心腹伴侶。到處可以放心。當晚陶雲就在燈下寫了兩封備細書札。與成殷二處。然後安寢。次日一早。弟兄纔盥洗畢。武進已到道。二位纔起。不知有甚分付。陶雲道。我有兩封書。




札是寄太倉州成公與殷將軍的中叙說足下肝胆氣義若到太倉必然重待。因取出書來交與武進道。總然令堂不叫你久出在外。又何妨先往太倉一行看看那邊光景。日後再去也可。况太倉道路不遠。此時務卽一往武進道。此番回去稟知老母。卽當前去。極承高情。當圖後報。說罷就要作別。兩弟兄留住吃早飯畢。纔送起身。陶雲送至門外而別。陶電却同行到舟中道。我兄長補官也不過在今冬明春。倘得隣近之缺。相會不難。倘有不如意處。可到沂水縣尙義村。章宅來找尋。我若回時亦必到京口相訪。武進道三相公回府到京口。只問西橋後街鐵竿武進人。都知道陶電因向身邊取出白金五兩。此可爲太倉往返盤費了。書中并有要事。萬勿有誤。武進道前承見惠心上已是不安。今如何還敢受此銀。陶電道。你我交情。只以義氣。



爲重。此物殊不足道耳。說畢起身。武進只得拜領。隨送上岸。揮手而別。陶電送了武進開船。卽回寓所。此時家人已將車輛雇就。算還寓所房錢。收拾行李。卽日起身。行三十里。住了宿頭。一路無話。到第三日午後。已到了尙義村。一直徑到章公家來。恰好章公正在門首。與鄰翁閒話。見這兩輛大車進村裏來。便道。僻路上如何有這行車到來。正在猜疑。車已將近。陶電早已看見章公。卽跳下車來。高叫道。叔叔却在在家。陶雲將車喝住。亦跳下來。章公笑迎上來道。原來却是賢姪。因問此位是誰。陶電道就是家大兄。章公大喜道。正愁不得識荆。幸邀光降。陶雲道。姻晚亦渴慕之至。一面就相讓進門。到客廳上來。陶雲長揖道。便服不敢爲禮。明日竭誠奉叩。陶電先欲叩見。章公攙住道。彼此便服。都不爲禮。相讓坐下。家人已往裏面報知。章公因



問。這坐車可是只雇到此的麼。陶電道。正是家兄進京時。只可另雇罷。章公道。如此明日好打發他去。這裏再雇不難。當下即着章貴把行李搬進車輛。牲口打在後槽。先請他弟兄到書房。淨了頭面。即分付備飲。因對陶電道。自從賢姪去後。直至第二年夏間。總無音信。好生納悶。邢賢姪母子。又于夏間起身回南。直等接到邢賢姪的回書。方知賢姪同令妹回府。寄來之書。竟至遺失。自此無日不爲懸念。今日賢昆仲到來。慰我渴懷。因對陶雲道。此番但愿老世台恭喜。補在東省。往來就容易了。陶雲道。但愿如此。陶電就接着問道。老叔丈。今春可曾入都。章公笑道。事有一定。去歲腊底。邢家賢姪到此。一力勸我進京。意欲勉強一行。不料今春。老母不快。因此又中止了。四月內。他從都門發一封書來。十分咎我爽約。他如今是中書內第一出色。



之人。不但閣臣器重。且聖眷頗隆。將來不可限量。陶電道。小姪此番到金陵。訪知邢家伯母。寓居湖郡。因特兼程前去探望。也知那邊備細。還有邢母與大娘子。託帶來送叔祖母。并嬖嬖的物件。章公道。他母子們也太多情。只是將來令妹。姻事如何完結。陶電道。小姪也正爲此事前往。因將邢大娘子。知人識相。一段原由說來。章公大笑道。這何家姪女。幼小時常在這邊來頑耍。他父親曾對我說。他善能識人的賢愚貴賤。只可惜是個女子。今却果然。但只恐你令妹得知。心中不喜。陶電道。這却不然。雪妹雖是女子。甚是賢淑。且已聽先父之言。早知有此預占的了。叙話間飯已齊備。章公笑道。倉卒便飯。莫嫌簡褻。當時一面飲酒。一面叙說往事。娓娓不倦。陶雲見章公神情磊落。氣宇軒昂。章公也看陶雲。厚重端凝。丰儀俊采。俱彼此敬重。陶電



又說起殷雄之事。章公道：賢姪眼力不差，但不知令妹之事。他那裏可曾知道？陶雲道：姻晚自歸途得過弟妹回家時，卽有備細書札托寄去了。陶電又說起此番結識武進路遇倭寇相救成公家眷一事。章公道：何地無才？我輩豈可自滿？只可惜賢姪此番出力，不得上聞。陶電道：小姪也是忿激一時。過後想來，實是冒險。倘那時無官兵到來，船隻上不能舒展，如何敵得羣寇？雖保全了成公家眷，也是邀天之幸。賓主三人高談暢飲，至黃昏纔罷。章公叫把行李都搬在書房安設兩個床鋪，家人俱在西廂房安歇。當晚陶雲分付家人將車脚開發清訖，因途路辛苦，早欲安息。章公着元兒在書房伺候，又分付章貴明日備辦上下筵席，一宿無話。次日陶雲弟兄早起盥洗，整頓衣冠，踱到正廳。正值章公出來，重見禮畢。陶雲請往後堂拜見章公。

道老母因年高不能爲禮，也不敢當。因着元兒往裏稟知，少刻回說。老太太大娘娘都說不敢當，轉請陶老爺安。少刻請姑爺裏邊相見。陶雲因對章公說道：「姻晚此番特爲舍弟完姻待事畢，就要赴都投咨，只恐南北禮文不一，應當如何辦理，請太親翁大人指教，無不從命。」章公道：「一切禮文俱從省儉，這舍內姪女因幼失怙恃，在祖母身邊撫育成人，因此老母作主，說這妝奩器皿衣飾之類，製作俱不及南邊工巧，且日後搬動費力，因只置備了幾件必用之物，其餘只可折儀相代。在南邊置辦爲便。如今老世台恭喜進都，諒不能久待，只須就近擇一吉期，請賢昆玉前兩日先往小庄暫住，至期就在那邊起身。至於轎馬旗傘鼓樂之類，現成俱有，不用費心。」陶雲見章公行爲爽直，十分欽敬道：「太親翁所諭極是，無不從命。但老母已備下幾







端綵色。幾件頭面。竟送到老太太上邊。聽憑製作。這邊應請親友。應備喜筵。俱煩太親翁開示。遵辦。章公笑道。這些小事。俱不用老世台費心。都是我料理便了。說話之簡。裏面打發大丫頭出來。請姑爺說話。章公因請陶雲少坐。遂與陶電同進後堂。老太太婆媳俱在。陶電卽要叩見。老婆婆叫丫頭止住。都只行了常禮。陶電待母嫂們請安畢。老婆婆道。府上俱各納福。雪姑娘一向可好。陶電道。雪妹都叫請安。還有帶來送太太嬌嬌的微物。并有邢家伯母與大娘子送的東西。少刻便送進來。老婆婆道。怎麼又要他們費心。如今三相公來完姻。諸凡都從省。減况你在客邊。這裏鄉風不教自己不能料理。因此我都叫你叔丈。一一照料。不用你們費心。只要擇日完姻。老身也完了一樁心事。只是他在我身邊長大。一刻不離。若做親後。就要回南。



第三十六回

投針芥歸路裏慈親

作書函臨歧薦壯士

一六

老身一時也難割捨。須待一二年後搬回去。不知陶電肯否應允。且聽下回分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64B

